

張文治編

古書
修辭
例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張文治編

古
書
修
辭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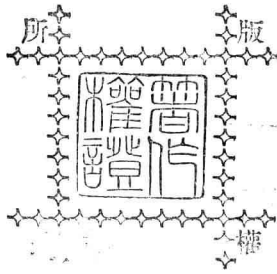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發行

古書修辭例 (全一册)

◎ 實價國幣八角

(郵遞匯費另加)



編者 張文治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古書修辭例自序

二十二年秋，偶與友人論及修辭之事，因言我國古書，雖乏此類專著；然其名言精論，散見旁出，頗堪玩索。至於軼事佳話，多闕例證，如世所習知一字之師，三人各記逸馬斃犬之類，或隨文指點，或因事比較，理無虛陳，言必據實，若此者尤更僕難數。獨惜采輯類次，未見成書，以致究心此學者，苦於取材爲艱，論證未廣。友人因愆，愿予勉爲之。予亦素喜涉獵古籍，學爲理董之事，遂漫應焉。於俯書之暇，竭兩載之力，檢閱經史考訂之書，旁及歷代文評詩話，雜家叢書，都書二百餘種，錄其關於修辭之文，得七百餘則，約十萬言，時附評識，類爲六編：一曰修辭總論；所以通釋其名義與體用。二曰改易之例；三曰增加之例；四曰刪節之例；五曰摹擬之例；六曰繁簡之例；皆以實例爲主。就其所錄，稍別得失，藉便循覽。而此五編之中，復可部分爲二：前三編爲就原文施以繩墨，意主創獲；其中以改易爲根本，而增加與刪節則爲支幹。後二編爲取他文以資比較，迹近因依；其中摹擬與改易相對，祇論大體而不及字數；繁簡兼與增加刪節相對，則斤斤於字數矣。要之，或作或述，互相發明；見仁見智，各有裨補。雖所采諸例，稍覺繁多，不無古人一時會心所到，或有爲之言，未必盡無可議；然固不害其爲涉獵之資，論證之助，是亦理董古書，而究心修辭者所有事也。編次既竟，因卽名之曰古書修辭例；其有聞見所限，類別未當，進而教之，是所望於世之博雅君子。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常德張文治序於申江客次。

例言

- 一 古書之稱，有廣狹二義：狹義多指經傳諸子；廣義則凡屬舊籍，均得稱之。本書從廣義。
- 二 本書所采修辭之例，大都爲片言短簡，古人已論列其得失者。至於公穀二傳，辭意多同；法言、中說，全擬論語；以及史家編年，如兩漢紀、資治通鑑之屬，莫非節改正史；若此之類，篇卷浩繁。本書意在舉例，僅能略及。
- 三 本書分爲六編，大意已具前序。至其中各則，頗有可以兼隸數編者，則斟酌文意之輕重以爲隸入之標準。
- 四 本書編中各則，皆以時代相次。其一例之中，有兼及多人，時代懸絕者，則以文中側重之人，或年輩最後者之時代爲主。
- 五 本書各則之下，均注書名，其本有篇名及卷數者，亦兼注之。惟同爲一書，頗有因版本不同而篇卷以異者；囿於所見，未能詳注，閱者諒之。
- 六 本書各則正文，時有援引典實，事理難明之處，輒就管窺，隨手附注；或竟引他人之言，以代說明。
- 七 本書正文之後，間有附錄，取其足資比較，或備參證。近人之作，亦偶采及。惟其論修辭已成專書者，不敢掠美。
- 八 編者識有未周，力有未逮，且涉獵所及，倉卒成書，抵牾之處，自必甚多。修訂增補，俟之異日。

古書修辭例目次

第一編 修辭總論

..... 一

第二編 改易之例

..... 一一一

一 通論改易之例

..... 一一一

二 改易之例之互有得失者

..... 一三〇

三 改易之例之得者（無甚得失者附）

..... 一三三

四 改易之例之失者

..... 一七五

第三編 增加之例

..... 一九五

一 通論增加之例

..... 一九五

二 增加之例之得者

..... 一九五

三 增加之例之失者

..... 一〇六

第四編 刪節之例……………一〇九

一 通論刪節之例……………一〇九

二 刪節之例之得者……………一一二

三 刪節之例之失者……………一二六

第五編 摹擬之例……………一三一

一 通論摹擬之例……………一三一

二 摹擬之例之互有得失者……………一四六

三 摹擬之例之得者（無甚得失者附）……………一五〇

四 摹擬之例之失者……………一九六

第六編 繁簡之例……………二〇一

一 通論繁簡之例……………二〇一

-
- 二 繁簡之例之互有得失者……………二一一
- 三 繁簡之例之簡得繁失者……………二一七
- 四 繁簡之例之繁得簡失者……………二二六

附錄 採用書目及撰述人名氏

古書修辭例

第一編 修辭總論

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周易乾文言

按脩辭二字連稱，始見於此。孔穎達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脩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孔氏以「脩理文教」釋「脩辭」，雖與後世解作「脩辭文辭或言辭」者不同，然後世脩辭之義，實自此引申。惟稽之許書，脩乃修之假借字，而辭亦或云本作詞。（詞篆亦作詁。）是則脩辭宜作修辭，或作修詞。今以古籍通用爲日已久，勢難改歸一致。凡所選輯，各從本書，覽者以意識之可耳。附錄「修」「脩」「詞」「辭」四字，許氏說解，并段、王、朱三家注釋於後，以便參證。

修 說文解字第九篇上彡部云：飾也，从彡，攸聲。▲段玉裁注云：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繪之也。修者，治也，

引申爲凡治之稱。▲王筠說文句讀卷十七彡部云：大學釋訓皆說琢磨以自修，是知修身者，去其疵瑕，所以葆其天素，卽所以發其英華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孚部云：修，从彡，是文飾爲本義，芟除爲轉注；飾从巾，是拭治爲本義，文飾爲轉注。

脩 說文解字第四篇下月部云：脯也，从肉，攸聲。▲段玉裁注云：經傳多假脩爲修治字。▲朱駿聲說文通訓

定聲孚部云：脩，段脯也，捶而施薑桂乾之。假借爲修治也。

詞 說文解字第九篇上司部云：意內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段玉裁注云：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

詈。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詈者，文字形聲之合也。詈與辛部之辭，其義迴別。辭者，說也，从箇辛。箇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詈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詈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詈害辭也。孔子曰：「言以足志，」詈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汁詈命，鄭司農云：「詈當爲辭。」」（以上十三字爲周禮秋官大行人「協辭命」句下注語；汁，一本作叶。）此二篆之不可混一也。（據此，修辭之辭本作辭。）▲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頤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按从言，司聲。說文隸司部，非。「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皆謂之詞。說文聿篆引詩板：「詞之聿矣。」周禮大行人「故書叶詞命。」經傳皆以辭爲之。（據此，修辭之辭本作詞。）

辭 說文解字第十四篇下辛部云：訟也，从箇辛，箇辛，猶理辜也。▲段玉裁注云：辭，說也，今本說語訟，廣韻七

「之」所引不誤。▲王筠說文句讀卷二十八云：辭，訟也。小司寇「辭聽，」呂刑「師聽五辭，」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皆用本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頤部云：辭，訟也，从箇辛，會意，猶理罪也。箇，理也。按分爭辨訟謂之辭。後漢周紆傳：「善爲辭案條教。」注：「辭案，猶今案牘也。」段借爲詞。廣韻引說文，說也。禮記曲禮：「安定

辭』疏：『言語也。』孟子：『不以文害辭。』注：『詩人所歌詠之辭。』荀子正名：『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注：『說事之言辭。』又：『辭合於說。』注：『成文爲辭。』

子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周易繫辭下

按孔穎達曰：『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於野，近言龍戰，乃遠明陰陽鬪爭，聖人變革，其旨遠也。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若黃裳元吉，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是其辭文也。其言曲而中者，變化無恆，不可爲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

按孔穎達曰：『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姚鼐與管異之書云：『表記「辭欲巧」，卽易傳所云「修辭」耳。不可以巧言令色，便譏其失。』袁枚與韓紹真書云：『蓋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之直者無文，木之拳曲盤紆者有文；水之靜者無文，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卽曲之謂也。』又與祝芷塘太史書云：『聖人修辭，尙且不避巧字，而況今之爲文章者乎？是以春秋時鄭國詞命，先草創，後討論，再修飾而潤色之，亦不過求巧求人愛而已。』孔姚所釋兼指言語，袁則專稱文辭。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

左傳襄公
二十五年

按鄭子產使晉，據理陳辭。趙文子云：『其辭順。』晉卒不敢犯，故孔子稱之如此。劉勰曰：『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文心雕龍書記）蓋古人所謂辭，多指應對辭命而言。與後世釋爲文辭者，固有不同。然昌黎送孟東野序，歷舉古來能言能文之士，而不加以分別，且曰：『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是則言辭與文辭，或述之以口，或寫之以筆，其事雖殊，其道仍無二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按司馬光曰：『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朱熹曰：『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馬朱二氏所釋，似視達甚淺；苟究其極致，達意而止，亦何易言。蘇軾答謝民師書，及楊慎譚苑醍醐（見本編後）均推論其義頗詳。故朱子語類亦曰：『辭達而已矣，也是難。』知其難而求夫達，此正修辭之急務，華麗與否，蓋猶其次也。

附錄一 明袁宗道論文下一則

滄溟（李攀龍）贈王（世貞）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邪？

附錄二 清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卷上一則

論語：「辭達而已矣。」集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以富麗二字反訓達字，於訓詁之義殊乖。子夏曰：「富哉言乎！」孔安國舊注：「富，盛也。」漢書揚雄傳：「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字書：「麗，著也，美也。」是富麗二字訓作美盛，並無支離牽率之義，何得以之反對達字乎？且「富哉言乎」集注即以為所包者廣，而此注語意反若以富麗二字謂不能該括，何前後相反若此乎？釋孔安國舊注云：「凡事莫過於實，不煩文豔。」文豔（以意補）二字，即有分寸。余謂集注此條，反不若阮逸之注文。文中子：文中子王道篇：「辭達而已矣。」逸注云：「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語極簡括，勝於集注。按孔安國之說，劉寶楠釋之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據此，則達即繁簡適中，事辭相稱，猶所謂「初搨黃庭，剛到恰好處」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

按朱熹曰：「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又按由此可見古人修辭之次第，裨諶等爲命事，亦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惟所記與此稍異。參閱繁簡之例。

編三文則上。

宰我問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智者不失理。』孔叢子嘉言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傳成公十四年

按孔門論修辭，多指修飾言辭而言，此則專論修飾文辭。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

按此語與左傳「非聖人誰能修之」一節合觀，可知修辭見重於孔門，而宣尼之修辭爲不可及。

辭無常，孫而悅，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則義之至也。儀禮聘禮記

按鄭玄曰：『孫，順也；史，謂策祝。』

又按此亦當爲孔門之言，與仲尼辭達之義相合，姑隸於此。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

按朱熹曰：『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修辭立其誠意。』

思。』

又按曾子語本說君子修辭之效驗，然由效驗即可得其致力之所在。劉大櫟論文偶記云：『人不窮理讀書，

則出詞鄙倍空疏。』據此，則欲出詞大遠於鄙倍空疏，不可不窮理讀書也。

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訕。』孔叢子公孫龍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說苑善說

附錄 詩經大雅板一節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按懌與釋通。毛傳云：『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孔穎達曰：『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

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法言吾子

易稱：『辯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文心雕龍微聖

按辯亦作辨。辨物正言二句見繫辭下，韓康伯曰：『理類辨明，故曰斷辭。』辭尚體要二句見畢命，孔穎達曰：『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與！文心雕龍宗經

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

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贊曰：『……立誠在肅，脩辭必甘。』文心雕龍祝盟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

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

成十三）子產獻捷，（襄二十五）臧孫諫君納鼎，（桓二）魏絳對戮楊干，（襄三）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

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載蘇秦合縱，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

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表章，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

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史通言語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於外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

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韓昌黎集卷十 五與尉遲生書

按辭貴足，亦修辭意也。

附錄 韓愈論辭二則

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

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

凡爲文以意爲主。……苟意不先立，止以辭彩文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

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樊川集卷十 三答莊充書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周濂溪集卷六通 書文辭第二十八

按朱熹注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王臨川集卷七 十七上人書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景，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蘇東坡集後集卷 十四答謝民師書

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蘇東坡集續集卷 十一與王庠書

辭以意爲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生乎意也。韓宣子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則其辭緩。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則其辭急。狼臆於是乎君子，則其辭輕。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則其辭重。

上文則

意，本也；辭，末也。然聖門之論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質勝文則野。』辭亦豈可少哉？後村題跋卷十
三張文學詩卷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

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語言；今之文，古人所謂辭也。困學紀聞
卷一易

按翁元圻注：『魏鶴山師友雅言云：「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溫公。』

又按上繫『默而成之』句下云：『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下繫六辭原文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

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

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墮，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於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

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即業之修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

則爲文辭。文山全集卷十一西
澗書院釋菜講義

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脩辭立誠矣。王陽明全書
卷二傳習錄

辭達而已矣，恐人溺於辭而忘躬行也，淺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

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但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夫脫於口謂之言，爰於文謂之辭。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以言乎政令之辭也。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言乎禮聘之辭也。左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以言乎使命之辭也。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情欲信，辭欲巧；』以言乎相接相示之文辭也。凡謂之辭，未有不貴達者，亦未有達而猶貴枝葉者也。夫子惡巧言，而曰辭欲巧，則知辭非言例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見乎辭；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韋編三絕，鐵鐻三折，漆書三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者，辭達之謂也；繫終六辭，盡天下之情哉！文章書火引明楊慎譚苑醍醐

附錄 近人繆鉞辭達篇一節（國風半月刊第五卷第六七合期）

秦攻趙，趙求救於齊，齊索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大臣強諫，不聽。觸讎廣思遠計，一說而太后諾。（見國策。）此淺言不達，深言乃達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則草爲之靡。』用三十二言而意方顯。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滅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滅論語九言而意愈顯。（說本陳騷文則。）此詳言不達，略言乃達者也。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以「海大魚」說之，遂輟城薛。（見國策。）

此正言不達，旁言乃達者也。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見說苑）此俚言不達，雅言乃達者也。蓋辭之達意，期於密合，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意無恆姿，故辭無定檢，俯仰豐約，因宜適變。若謂淺陋爲達，豈爲知言。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揚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公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藝苑厄言卷一

按帝王本紀卽指史記之五帝本紀與夏殷周本紀。參閱摹擬之例編一白蘇齋類稿論文上。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日知錄卷十九修辭

按黃汝成日知錄集釋云：「錢氏曰：『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

姚刑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錢氏名大昕，姚刑部名鼎，集釋引錢姚之言，蓋所以證明文辭不可廢除修飾之功。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於易曰：「脩辭立其誠。」立誠以爲質，脩之而後言可文也。聖人之於文，蓋憊憊矣。……文以明道，而繁簡華質，洪纖夷險，約肆之故，則必有所以然。……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之不文，則不可

以達意也。魏叔子文集卷八
甘健齋軸陸稿序

作文貴先立意，不必求異，但須有獨到處，便足異人。然既有好意，須思此意如何方能發得透確，用何陪賓，用何引證，前後當如何位置，一要合古人法度，文成乃粲然可觀。非但如作家信，寫塘報，米鹽無差，事故日時不錯，便足稱辭達也。魏叔子文集卷七寄
諸子世倣世儼手簡

或謂：子於言語之道庶幾乎？曰：詞氣不和平，此大患也。常細求和平工夫，卻不在詞氣上，須要心中不急、不憤、不自是、不好上。日錄卷
一裏言

按此乃合內外心手爲一之論，與修辭立誠之意相通。

武叔卿曰：詞要音響，聽之如敲金戛玉；詞要色麗，觀之如散錦明珠。然有流弊焉，不可不知也。必侈其詞以爲富，其

究也失之宄；必繹其詞以爲麗，其究也失之靡。譬之剪綵爲花，非不燦爛可觀，而生意索然，殊無真趣。又如美女塗脂，反隱本相矣。故說理之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於理反以隱，則寧質無華可也。達意之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則寧拙無巧可也。修詞者其審之！

武叔卿曰：詞不雕刻則不工，然過於雕刻則傷氣；詞不敷演則不腴，然過於敷演則傷骨。其辨在毫釐，而遠者千里。故昔人不廢修詞，而亦不尚重修詞也。

顧涇陽曰：意與詞，相爲聯屬者也；意鑄矣，而詞不琢，將并其意失之。如奇古之意，而發爲腐爛冗雜之詞，則觀者但覺其腐爛冗雜，而不覺其奇古矣；況意不甚出人，而又無佳句以達之，其爲俚鄙可勝言乎？是作文不可有意無詞也。然琢詞不可無法：短則欲該，如歐陽公『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卻許多字面，而意未嘗不盡也；長則欲逸，如昌黎公『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字雖多而逸致動人，餘推此類可見。

唐彪曰：詞有宜，有忌。其宜者曰輕新，曰秀逸，曰明顯，曰老健，曰典雅，曰潤澤，曰流利，曰長短相間，曰奇偶停勻，曰抑揚合節，曰平仄和調；其忌者曰板重，曰麤俚，曰暗晦，曰庸熟，曰鑿空，曰澀拗，曰重疊。宜者合一二亦佳，忌者必宜全去。搥鍊而後精，不搥鍊未必能精也；淘洗而後潔，不淘洗未必能潔也。落筆之時與脫稿之後，俱宜潤色之！

吳因之曰：或問詞調之於文何如？余應之曰：辭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著一分詞，便掩一分意。意思到時，只須直寫胸臆，家常說話，都是精光閃爍，何以辭爲？又袁了凡曰：文有詞有理，而理爲之主；故理明則詞顯，理密則詞精，理當則

辭確，理譬則主人也；詞譬則奴僕也。未有主人精明而奴僕不從令者。人惟不知窮理，而徒求工於詞氣之間，故用盡苦心，終不能出人頭地。

唐彪曰：文章修詞一事，不過以凡有文詞，貴乎出之以輕鬆秀逸，古雅典確，奇偶相參，虛實長短相間，轉掉處，以高老雄健佐之；段止勢盡處，以抑揚頓挫參之；使意盡而餘韻悠然，更得平仄諧和，句調協適，文采燦然可觀矣。古人謂不必修詞者，非欲廢如此之詞也；但不欲浮靡雕繪也。古人謂必宜修詞，亦止欲詞如此也，豈尚浮靡雕繪哉！言雖異而意未嘗不一矣。程楷曰：修詞無他巧，惟要知換字之法：瑣碎字，宜以冠冕字換之；庸俗字，宜以文雅字換之。務令自然，毋使杜撰。此即修詞之謂也。若以浮靡之言，反掩文之真意，則可鄙之詞也，何以修爲？知此，可無疑於人言之不一矣。

唐彪曰：文章有修詞琢句，反覆求工，而不能盡善，其故何也？以與平仄不相協也。蓋平仄乃天然之音節，苟一違之，雖至美之詞，亦不佳矣。作文者苟知其理，凡句調有不順適者，將上下相連數句，或顛倒其文，或增損其字，以調其平仄；平仄一調，而句調無不工矣。以上讀書作文
講卷之六修詞

沈去矜曰：白描不可近俗，修辭不可太文。生香真色，在離卽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古今詞論

修辭之功，全在未言之前；但得先一思方出口，便得力矣。

顏習齋先生言
行錄法孔第六

按顏氏之學，重習行不重言辭，此所云「先一思方出口」亦卽「脩辭立誠」之意，所以別於浮文之士也。

六經以道傳，實以文傳。易稱修辭，詩稱辭輯，論語稱爲命，至於討論修飾而未有已，是豈聖人之溺於詞章哉？蓋以爲無形者，道也；形於言謂之文。既已謂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尙悅釋，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聽而思臥，則文不足以明道，而適足以蔽道。小倉山房文集卷十 廣東先生文集序

附錄 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一節

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小倉山房文集十一

唐人修詞與立誠並用；而宋人或能立誠，不甚修詞。聖人論爲命，尙且重修飾潤色，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小倉

山房文集卷三十五 與孫備之秀才書

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惜抱軒集卷六 答翁學士書

或曰：『旨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倍，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語言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文史通義 公晉中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乎似之而非者也。文史通義辨似

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鬯，是以有形容焉。述學內篇卷一釋三九中

按過其意三字宜善體會，否則失之夸而遠立誠之旨。近人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夸飾篇評語所述，頗足闡明汪氏文意之所未盡，轉錄於下，其略云：『漢世王充好爲辨詰，瑣碎米鹽，著爲書虛、語增、儒增、藝增之篇，凡經傳飾辭，一概加以抨擊。世或喜其諱實，而實不達詞言之情。……近世汪中知古人文詞有曲，有形容，說祖之充，而不能明其故，以爲但欲鬯其意而已，是終不得爲明清之言。謹求其故，有五說焉。一曰：言有不能斥其事，則玄言其理也。書敍堯之德，欽明以下四十餘言，若欲歷敍其事，則繁而不殺，數百千言，而仍不能盡，故括以「欽明恭讓」而堯之德可知；表以既睦、昭明、於變、而堯之所以親九族，辨百姓，和萬邦者可知。此一事也。二曰：言有不能指其數，則渾括其事也。書言禹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此不得歷言九州山澤，禹皆畢至；言此，而禹功所

被之廣可知，歷指則反於文爲害。此二事也。三曰：言有不能表其精微而假之物象。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賁，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言龍戰於野，而陰陽鬪爭之理寓焉；但言陰陽鬪爭，義不晰也。言黃裳元吉，而得中居職之理寓焉；但言得中居職，義不晰也。此三事也。四曰：言有不能斷限而模略以爲詞。曰欲至萬年，此非真欲萬年；然云欲至某千某百年，則不詞也。詩曰：「子孫千億，」此亦非謂真能眾多如此；然云子孫某百某十人，則亦不詞也。此四事也。五曰：言有質而意不顯，文而意顯者。如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一裘誠不必經一世之長，然但云，晏子狐裘久而不易，則其久如何不可知，而晏子之儉德不顯。如云：積甲與熊耳山齊，甲多誠不能與山比峻；然但云收甲甚多，則其多如何不可知，而光武之武功不著。此五事也。總而言之：文有飾詞，可以傳難言之意；文有飾詞，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飾詞，可以摹難傳之狀；文有飾詞，可以得言外之情。古文有飾，擬諸形容，所以求簡，非以求繁；降及後世，誇張之文，連篇積卷，非以求簡，祇以增繁。」

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耳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自

注：『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聖經室集三集 卷二 文言說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如易言『脩辭立其誠』，書言『辭尚體要』，詩言『穆如清風』，戴禮言『達而勿多』，左氏言『辭之無文，行而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備舉。後人千言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退菴隨筆卷十九 學文

文忌卑弱，然矯卑弱之弊，便易有矜氣。矜氣從浮從僞出來，運以沈思真氣，則無此失矣。真氣從誠意來，沈思以朴筆出之，故易曰：『脩辭立其誠。』論文集要卷三 會文正公論文上

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脩辭立其誠。』『言近而指遠。』『辭尚體要。』『乃言底可績。』『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後語。』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

韓昌黎曰：『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此辭字已包理事於其中。不然，得無荀子所謂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者乎？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易繫傳曰：『其辭文，無不及也。』曲禮曰：『不辭費，無太過也。』以上並文樂

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濂亭

文集卷四答吳至市書

按文以意爲主說，本於范曄後漢書自序。今節錄其文如下，云：『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

附錄 近人嚴復天演論譯例言二則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尙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易曰：『脩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卽爲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鈞奇哉？

第二編 改易之例

一 通論改易之例

世人之著作，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作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按元劉壘隱居通議卷十八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允爲名言。世之露才揚己，強辯護短者，宜味之！文章是非，無有定極，人言果當，何吝更改，正不失爲己益也。』又敬禮謂僕云云，清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雜文釋之曰：『言吾自得潤飾之益，後世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邪！今人多因「相」字誤會，失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定亦改也。虞松定五字，義同。』據此，子建文中「相」字，似亦可刪也。

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事理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草鍾會易字，而漢武帝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文心雕龍附會

按漢武帝時，張湯爲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倪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上，即時得

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又曹魏時，司馬師（後追諡爲晉景帝）命虞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師。師曰：『不當爾邪！』

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嘗聞葉大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

者，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春洛紀開卷六玉川昌黎月蝕詩

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閒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余讀公詩云：『舊句時時改，無

妨悅性情。』然則元公之言信矣。隨園詩話卷六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復易之。冷齋夜話卷一老嫗解詩

按樂天此事，又見載於宋彭乘墨客揮犀中。

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

不侔。』詩人玉屑卷八煅煉

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爲鍾鍊而成矣。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鍾鍊而成者。卽如白香山之詩，老嫗能解，可

謂平易矣；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蓋其苦心鍾鍊如此。以此例之，則歐公可知；不特環

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柳南隨筆卷六

歐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

立稿；其精深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修辭鑑衡引
呂氏家塾記

按捫蝨新話云：『歐陽公平昔爲文章，每就紙上浮訖，卽粘挂齋壁，臥興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與此所言略同。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節，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曲洧舊聞卷九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乃知爲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曲洧舊聞卷四

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傳箋，而恨己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居士集卷四十一
詩譜補亡後序

東坡云：世之蓄某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漁隱叢話後集卷
二十八東坡三

按以上二則，雖不爲修辭而言，然固可爲修辭之鑑，以見他人之文實有不當輕爲改易者。

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

史通通釋別本序三
首河南王惟儉序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曲清舊開卷四

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唐子西文錄

劉器之自言：常作書簡，多起草，及不作草字，以戒苟且。師友雜志

按文貴改易，自宜起草藁。屈原爲古今詞人之宗，史記稱其爲憲令，猶必具草，學者可思其故矣。

班孟堅裁史記冗語極簡健，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倚覺寮雜記卷上

賦詩十首，不若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雖少陵之才，亦須改定。詩人玉屑卷八陵陽謂少陵改詩

頃年讀禹錫（陳氏）杜詩補注，凡余意有所未喻，而未及與君商榷者，後十餘年，禹錫示余近本，視前編剗削竄定十之七八，或盡改之，偶有一新意，得一新義，則又改之而未已。人皆疑君說新而多變，余獨賢君之學進而未止也。

後村題跋卷八再跋
陳禹錫杜詩補注

詞既成，試思前後之意，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麤疎，即爲修改；改畢，淨寫一本，展之几案間，或貼之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又須修改；至來日再觀，恐又有未盡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倘急於脫藁，倦事修擇，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協音聲。作詩者猶且句鍛月鍊，況於詞乎？詞源卷下製曲

凡靜臥宜想頭流轉，思未周處，病之根也。數改求穩，一悟得純，子美所謂『新詩改罷自長吟』也。四漢詩話卷三

按項斯病中懷人詩云：『枕上用心靜，惟應改舊詩。』又歐陽文忠作文有三上，其一曰枕上，皆足與謝語相參證。

詩不厭改，貴乎精也。唐人改之，自是唐語；宋人改之，自是宋語；格調不同故爾。省悟可超脫，豈徒斲削而已？四漢詩話卷二

前明越卓凡其杰，貴陽人，官終河南巡撫，著有薊門白門橫欄，知非屢非諸集。其詩將及萬首，屢非爲最後定之本。其改詩五言云：『夏日永多閒，就松恣午睡；鳥驚殘夢醒，起受輕風吹。偶見昔吟詩，虛心一檢視；讀未及篇終，慙怖幾無地。燕荒略能刊，深奧殊未至。不知當時心，何以亦得意？間有心所會，今至不可易；此帶性靈來，百中無一二。恨少同調人，披肝勤指示；從今誓改絃，誤期力捐棄。不敢恕微長，雖賢猶責備；黠竄盡全篇，不留初一字。』讀書法彙

字有不老不馴不雅必不可用者，亦有改句中他字而此字卽老卽雅馴者。魏伯子文集卷四與子弟論文

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如上下段本不相干，稍爲貫串，便成一氣，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如倒置前後，改易字句，便另成一種格調，是也。有脫胎換骨之法，如原本說寒，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深味此法，於自己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日錄卷二雜說

史記爲太史公未成之書，使太史公而在，當必更有改定。魏叔子文集卷八八大家文鈔選序

桐城方文，字爾止，考詩甚嚴，見同輩作，卽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改而止。』柳南隨筆卷一

先兄平菴識高學博，時人罕當其意，席間作詩，或爲之更一二字，卽喜動顏色。江右魏叔子，當今文章鉅公，或指其未安處，援筆立改，皆予所目擊者。蓋虛受益，滿招損，心虛而後學進；學愈進，心愈虛。虛心者，爲學之門，亦爲學之驗也。

秋星閣
詩話

按魏世傑撰魏叔子文集凡例云：『家叔父詩文好人彈射，又每自刮磨。客遊諸作，皆主人代爲流布，朝脫於手，暮登於木；或先削板以待草成，後有改定，輒就板剗削』云云。可爲叔子虛懷改文之一證。

詩穩而後示人，然不穩而示人，猶可改也；今人詩尙未穩，輒付梓，付梓則播之通國，不可復改，深足惜也。原其付梓之意，本因好名，若詩果佳，斯得名矣；苟詩未穩，兼多謬戾，人將指摘非笑，何名之可得？雖謂之不好名，可也。予每謂今日好名者寡，正謂此耳。詩穩而後示人，此乃真好名者也。必欲求穩，則愈知詩之不可不改也。秋星閣詩話

學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而已。……若作而不改，尤爲不可。作詩安能落筆便好，能改則瑕可爲瑜，瓦礫可爲珠玉。子美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子美詩聖，猶以改而後工，下此可知矣。昔人謂作詩如食胡桃宜栗，剝三層皮，方有佳味。作而不改，是食刺栗與青皮胡桃也。秋星閣詩話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卻改到不見好處，方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而菴詩話

賀裳曰：王次回疑雨諸集，見者沁入肝脾。或云：次回詞不多作，善改舊詞，有加毫頰上之技。然舊詞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改後失之透露，失之猥鄙，不如不改之爲愈也。古今詞話詞品卷下改詞

爲文須千斟萬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無傷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荆棘叢中去；要不可以廢改，是學人一片苦心也。變作詞四十年，屢改屢蹶者，不可勝數。今茲刻本，頗多仍舊。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備嘗而有獲者亦多矣。世間爲父兄者，見其子弟之文疏鬆爽豁便喜；見其拘澁晦拙便憂。吾願少寬歲月以待之，必有屈曲達心，沈著痛快之妙。天下豈有速成而能好者乎？板橋全集詞鈔自序

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工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續詩品勇改

遺興詩云：『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還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

改詩難於作詩，何也？作詩與會所至，容易成篇；改詩則與會已過，大局已定，有一二字於心不安，千力萬氣，求易不得，竟有隔一兩月於無意中得之者。劉彥和所謂富於萬篇，窘於一字，真甘苦之言。荀子曰：『人有失針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卽眸而得之之謂也。隨園詩話卷二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人以為妄。余以為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復辨論而不遵其改者。隨園詩話卷一

姚鼐……在揚州，與歙縣吳殿麟居最久，有所作，以示殿麟；殿麟所不可，輒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已。國朝先正事略文苑傳

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文史通義答問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不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黜煩之篇（按即指點煩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文史通義答問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間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荆墟，悲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萃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邪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

滅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仝之句。豈爲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己意也。以至河分圖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璧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文史通義言公下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眾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文史通義說林

附錄一 近人陳衍石遺室詩話二則

蘇堪（鄭孝行號）爲詩，一成則不改。在天津時與余書，所謂骨頭有生所具，任其支離突兀也。陳弢菴（名寶琛）則必改而後成，過後遂不能改，謂結構心思，已打斷矣。卷一

昔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唐牛奇章文字，嘗被劉夢得塗竄殆盡；厥後二人相見，歡好如故相識。陳弢菴詩成，必與余兄弟商榷再四，雖不盡舍己從人，固今之丁敬禮也。鄭蘇堪有詩稿一卷，爲余少時所嚙點，或竊以獻諸蘇堪，蘇堪鄙其人，轉以告余，又今之奇章公矣。卷十

附錄二 近人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宜虛心勇改以博進境一節

林下偶談謂前輩爲文，雖或爲流俗嚙點，然不肯輒輕改，蓋意趣規模已定，輕重抑揚已不苟，難於遷就投合

也。歐公作范公碑，其子堯夫不樂，欲刪改，公不從；又作尹師魯銘文，或以爲不盡然，公怒，至遺書他人，深數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銘，錢欲有所增損，公答之甚詳，曰：『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東坡作王晉卿墨綸堂記，王嫌所引非美事，請改之，坡云：『不使則已，使即不當改。』水心作汪勃墓志，汪之孫不樂，請改，水心不從。請益力，終不從。方望溪爲孫徵君傳，至貽書孫以寧，自述義法，引歐之志尹，韓之志李元賓自解，乞其勿易。程若韓乞志於望溪，於其文欲有所增，望溪復書，請其置此而別求能者……此皆自信之深，以不改見其非苟，其例多屬紀事之文，綴文者宜知之。（按王氏原文甚長，多論文宜勇改之事例，今皆從略；惟此節論文有勇於不改者，言若奇而義甚正，故附錄之。）

一一 改易之例之互有得失者

舊唐書列傳之文，高下不等……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闖入，絕不檢點……子京力矯其弊，寧簡毋冗，寧僻毋俗，於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事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舊書遠甚……朝野僉載記李奮母事，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新書列女傳記奮母事，則改腳錢曰車庸，王銍傳又曰腳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鑑裴度討蔡，臨行謂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新書則云：『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較通鑑更爲簡勁。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特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澀者。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至一抔之土二句，嘆

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書則述后語曰：『宰相安得失此人？』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新書改爲師道妻異姓子，雖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爲易曉；況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書長孫稚傳，以後妻羅前夫女妻陳興恩，則未爲無典也。而異姓子三字轉不典。通鑑董昌將僭號，謂人曰：『讖云：「兔子上金牀。」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新書改云：『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語雖稍文，然不是武人語；且又遺卻卯時矣。又通鑑宦官楊復恭與假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新書改云：『奈負心門生何？』則更頹弱無味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於左：太子瑛傳，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握如意（握謂迎合也。時武惠妃擅寵，壽王，其子也。李林甫欲傾太子而立壽王，故云握也。）諸公主傳，懿宗女衛國公主卒，許羣臣祭，以金貝火之，民取煨以汰寶（謂取灰鍊出金寶也。通鑑謂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柴紹傳，唐兵與柔顯和戰，紹繞其背敗之（謂繞出賊後也。）范君璋傳，衿肘變生（謂變生肘腋也。）李迥秀傳，撓意諧媚（謂曲意阿附也。）裴矩傳，池酒林藏（卽酒池肉林也。）宇文士及傳，通諄勤（卽通殷勤也。）蕭瑀傳，亡不旋踵（卽不旋踵也。）蕭廩傳，厲止夜行（卽禁止夜行也。）李嶠傳，無所嫁非（謂無所委罪也。）蘇頌傳，朝鼎夕砧（謂迅速伏誅也。）張說傳，道著（謂避著也。）祈陳哀到（謂陳情切至也。）李甘傳，齧疽剝睛（謂孝子吮癰割股也。）李朝傳，胖然無避屈（謂泰然無所顧也。）裴胄傳，臺劾峭詆（謂株蔓以劾且醜詆也。）王翊傳，良金厚革（謂堅甲利兵也。）康承訓傳，痍痕士（謂創殘之兵也。）孔巢父

傳，鐘迹民伍。（謂晦迹於編氓內也。）藩鎮傳序，肱臂相依。李正己傳，輔牙相依。（皆謂互爲唇齒也。）李寶臣傳，嫁急熱爲表裏。（言急難相救也。）李載義傳，扶痕郵人。（謂鞭責郵人成瘡也。）李正己傳，矢液流離。（謂洩溺俱下也。）藩鎮傳贊，引妖就暝。（即謂即聾從昧也。）吳兢傳，不殊如帶。（謂不絕如帶也。）李光弼傳，握賊本根。（謂拔其本根也。）李嗣業傳，以長柯斧塔進。（謂軍士列如塔進也。）通鑑云：軍士執長刀如牆而進。馬璘傳，漂血丹渠。（謂血流滿溝皆赤也。）房琯傳，十年不諧際人事。（謂不交涉世務也。）史思明傳，築城未堦。（謂以泥塗堦也。）此皆極意避俗，憂憂獨造者，未免好奇之過；然尙多新闢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字，如桑道茂傳，福壽叵涯，薛頤傳，卒叵之測，張巡傳，時人叵知，賈餗傳，叵耐何，安祿山傳，叵可忍，又承天皇帝傳，以沒奈何爲末奈何，李泌傳，以率爾爲帥爾，此則徒以新巧避陳俗，未免同卉犬篠驂（唐徐彥伯爲文，好變易字面，以鳳閣爲鸞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颿犢）之誚矣。子京於鄭餘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語，時人譏其不適時；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之也。陔餘叢考卷十一 新唐書文筆

王右丞詩：『进水定侵香案濕；』魏禹卿辨云：『定水進侵。』又『桃源面面絕風塵；』陳可一辨云：『桃源西面，正對柳市南頭；』鄧泰素嘗云：曾見古本唐詩『滿樹枇杷冬着青，』一「滿樹」作「滿寺」；『二水中分白鷺洲，』一「二水」作「一水」。『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書作「葉想衣裳」；劉後村以爲筆誤；或云，葉字正與牡丹穩貼。愚意「雲」字更趣。杜裳華清宮詩：『行江盡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連用二「風」字，瞿宗吉詩話云：向見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殊妙。堅瓠補集卷二詩字辨

周長卿（元）曰：古人好詞，卽一字未易彈改，子瞻「綠水人家遶」，別本「遶」作「曉」，爲古今詞話所賞；愚謂遶字雖平，然是實境，曉字無歸著，試通咏全章便見。少游「斜陽暮」，後人妄肆批評，託名山谷，淮海集辨之詳矣。又有人親在郴州見石刻，是「斜陽樹」，樹字甚佳，猶未若暮字。至苕溪漁隱記者，卿「鼇山彩結」，結改作緝，益佳；不知何佳也。若子瞻「低繡戶」，低改窺則善矣。詞苑叢談卷一

三 改易之例之得者（無甚得失者附）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如雨者何？如雨省，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公羊傳莊公七年

按君子謂孔子論衡藝增篇云：「夫星隕（同霽）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謂未脩之春秋）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

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卽春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虞師晉師滅夏陽」也。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而孔

子刪訂春秋之處，亦即此可見。又魯莊公七年，星實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春秋，改曰：「星實如雨。」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迹。疏證考卷二春秋底本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卷五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

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史道漢書五行志錯誤

按史記二字，易以春秋可也。又劉氏摘舉五行志錯誤甚繁，此特錄其一例；至此條之誤，尙不止此。浦起龍通

釋言之頗詳，然不在修辭範圍之內，故從省。

大聚篇：「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利。」「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

承上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即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

性歸利。」讀書雜誌 逸周書

趙世家：「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亦譌作禮；

姚本云：一作理。）而便國不必法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即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君傳云：「治世不一

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也」，（隸書「世」「也」相似。）古上又脫法字，則文不成義。讀書雜誌 志史記

齊策：『大冠若箕，脩劍挂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念孫案：此當從說苑作『攻狄不下，壘於梧邱。』於文爲順，於義爲長。（今本說苑作『攻狄不能下，』能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一本引說苑無「能」字者是。）北堂書鈔引策文正與說苑同。今策文作『攻狄不能下，』能字因上文『將軍攻狄不能下』而誤衍耳。讀書雜誌 戰國策

性惡篇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諸子平議 荀子

按以上王俞二氏改字，本屬校訂範圍；然由此亦頗可領悟修辭之功。故摘舉數則以示例。

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珍字不安。漢書改爲奇，是矣。漢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

太公家令云：『高祖雖子，人主也。』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玄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漢南遺老

集史記辨惑

張耳陳餘列傳：『今王事高祖甚恭。』此與下「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作「皇帝」。義門讀書 史記

按朱子語類云：『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刪改脫稿，高祖紀記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

之號？漢書盡改之矣。』黃本驥癡學卷四讀史筆得云：『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又張敖曰：「秋臺，皆高祖力也。」夫易名之典，加於身後，高祖現存，遽呼以謚，此史公載筆之疏處。班書改曰：「皇帝雖子，人主也。」「秋臺，皆帝力也。」最爲精密。』又云：『左傳稱「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出自石碏之口，及史記田氏世家「歸乎田成子，」出自齊人之歌，皆有所未喻。』可與上二則參證。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序，及許叔重註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殊爲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容齋續筆卷七淮南王

按高許所引歌，好童童，飽蓬蓬，爲方俗形容之言；疑爲本辭。尙可縫，尙可舂，其語較雅正，而意尤明白，蓋史漢所潤色也。

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繯綆，迺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廢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繯綆者，乍似同陵陷沒以置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史通雜說上

按浦起龍曰：『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浦氏所改甚是，可以正子長史筆之率。

漢書載子長與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史通雜說篇上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讀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所以見愛於其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陽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解經者之弊。』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於此。南窗紀錄

按據最後說，詔文前二句當作：『夫刑罰所以防姦也，而肆赦所以見愛也。』王念孫讀書雜誌曰：『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又按宋嘉定間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二云：『魯氏（子明）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

而肆赦。」蓋而訛爲內，肆赦皆缺偏傍，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李賢注云：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爲「帝墳。」」

後漢書班彪傳并注

吳雄之葬，醫巫皆言族滅。此亦文之病也。彼「巫醫」何預葬事，亦謂之「墓師」可也。新論

按吳雄爲後漢順帝時人，少時葬母，不擇地，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詳見後漢書郭躬傳。宋劉

放謂「卜葬何關醫事，明衍。」與孔氏說可相參證。

左太冲招隱詩：「白雲停陰岡。」「雲」字當從宋本作「雪」爲更佳。義門讀書記文選

潘岳西征賦：「匪禍降之自天。」何義門編修移爲「降禍。」遂覺意與句法增重。按鶴堂筆記卷四十四方東樹按語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

闡更改望爲僞，以亮爲潤云。世說新語卷二文學

按庾公名亮，闡改亮爲潤，所以避諱；僞則與潤相協也。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見宋書樂志三）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爲桑，宮爲巷。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

按全祖望云：「改「巷」字句便佳。」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既窈窕以尋壑。」晉書南史並作「窮。」按鶴堂筆記卷三十九文選三

按方東樹曰：『作窮者是，尋字常語，無力。』

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敗

定報書云：『想境內清宴，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北齊書魏收傳

嵩，開元初權中書舍人，崔琳、王丘、齊潛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帝欲相蘇頲，嘗夜密召嵩草

詔，其詞曰：『國之瓊寶。』帝曰：『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當為刊削。』沉思久之，乃曰：『國之珍寶。』唐詩紀事卷十四蕭嵩

按頰父名瓌。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

『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漁隱叢話前集卷八杜少陵三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八正訛門引杜詩正異

『樹枝有鳥亂棲時，曛色無人獨歸客。』棲字從一作。正文作鳴，今不取。言亂棲，則鳴可知矣。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八正訛門引杜詩正異

按義門讀書記云：當作鳴字，蓋日已曛，但聞鳴噪，而知枝間皆鳥也。作棲則複「有」字。（言與有字意犯複）

亦是死句，下曛色二字接得不生動矣。說頗成理，存參。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曰：『逐字不佳。』余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

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余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

見義……爲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者訂之。
丹鉛總錄卷二
十六環語類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跼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
「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丹鉛總錄卷十八
詩話類賦用字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漢臣歸，』『新炊聞黃梁，』乃是『新炊聞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
竹坡詩話卷二

按義門讀書記云：『宋子京書作「聞黃梁，」非常生動。』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開幔，』作『娟娟戲蝶過開慢，』『曾閃朱旗北斗閑，』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回，』作『禿節漢臣回，』『新炊聞黃梁，』作『新炊聞黃粱。』
蔡苑冠
言卷四

史思明本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驛宣示，皆可絕倒。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贇，以彩牋敕左右

書之曰：『櫻桃一籠子，一半赤，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小吏龍譚進曰：『請改爲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則聲韻相協。』思明曰：『韻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贄之下？』安祿山事蹟卷下

按此事近人嘗述之以誚白話詩之不協韻。蓋倒文趁韻，苟無悖於事理，實爲舊詩修詞之一法。思明詩既不佳，而乃徒爭無謂之名分於字句先後之間，不成其爲詩，第足以發眾人之一噱耳。

又按安祿山事蹟載有思明題石榴詩云：『三月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瓶子裏，作刀割破，六七千個赤男女。』並云：『郡國傳寫，置之郵亭。』此與櫻桃詩，並貽笑千古也。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已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左右贊美，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聲勢稍稱。』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下！』……思明子僞封懷王，周至卽其傅也。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五雜錄類引芝田錄

按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亦載此事，惟文字稍異，史思明誤作安祿山，今從略。

唐晉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因歎曰：『台州有人。』聞之王古直云。懷麓堂詩話

詩話類編……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爲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

『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詩，非達夫作……』香

筆記卷五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闕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妥，當改。僧佛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唐子西文錄

按唐詩紀事以此事爲王貞白與貫休事，見後。

歌諱贈田家翁詩：『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閒。』此寫出村居景象；但上句語拙，朝晝二字合掌，若作『田家閒晝雨，蠶屋閉春寒。』亦是王孟手段。四漢詩話卷一

按卽仍歌句，但改朝爲春亦佳。

林下詩談：貞元中，周存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因戲爲詩，極佳，陸贄稱之。結句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旣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成」字爲「從」字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主司大賞，遂得通籍。豎瓠七集卷一放生獲萬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事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石慶數馬事云：『猶然如此。』當作「然猶」。通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郭從謹言于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必」。德宗聞李泌補成卒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復」。權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傳南遺老集

譌誤糾辨

予客長安，藍田水壞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爲妙語。……又得退之李元賓墓銘，段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宏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意何爲哉！』益歎石本之語妙。歐陽氏已下好韓氏學者，皆未見之也。開見後錄卷十四

按游南遺老集文辨嘗引開見後錄云云而論之曰：『予謂「指」字太做造，不若「挾」之自然。「意」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竟」。』邵氏之許，殊未當也。荊產云：『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爲正。』此說盡矣。』其言亦頗成理。參閱後歸田瑣記赤壁賦字異同所附姚鼐說。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樊本作殃，方氏從洪校石本作央。朱子曰：『作殃於義爲得。』愚按作央者是，作殃非也。楚辭離騷經：『時亦猶其未央。』王注曰：『央，盡也。』九歌：『爛昭兮未央。』注曰：『央，已也。』盡與已同義，然則

無央猶言無已也，無盡也。朱子未達古語，故從作殒之本耳。俞樾雜纂卷二十
六讀昌黎先生集

潮州刺史謝上表：『瞻望宸極，魂神飛去。』舊注：『去或作迭，非是。』愚按：魂神飛去，語意殊輕，與通體不稱。疑本作魂神飛佚，佚與逸通，飛佚卽飛逸也。迭卽佚字之誤。其賀冊尊號表曰：『瞻望宸極，心魂飛揚。』飛逸飛揚，語意正

相近。俞樾雜纂卷二十
六讀昌黎先生集

賈島（字浪仙）……初赴名場日，常輕於先輩；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獨語，傍若無人。或鬧市高吟，或長衢嘯傲。忽一日於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過者訝之，鳥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鎮紫陌，經第三對呵唱，鳥但手勢未已，俄爲官者推下驢，擁至尹前，鳥方覺悟，顧問，欲責之。鳥具對：『偶得一聯，吟其一字未定，神遊詩府，致衝大官，非敢取尤，希垂玉鑒！』韓立馬良久思之，謂鳥曰：『作「敲」字佳矣。』遂與鳥並轡語笑，同入府署，共論詩道不厭，因與鳥爲布衣之交。鑿或錄八
賈忤旨

按此事宋以來人多喜述之，其辭互有詳略，而大旨無異。今選三則，以資比較。并錄賈島題李凝幽居詩全首於後，其辭云：『閉居少隣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一本作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欲作推字，煉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

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鳥不覺行至第三節，尙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鳥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鳥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留連累日，因與鳥爲布衣之交。詩話總龜卷十一 苦吟門引唐宋遺史

賈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爲敲，引手作推敲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並轡論詩久之。唐詩紀事卷四十 賈島

附錄一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一則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卽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附錄二 宋阮一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四用字門引丹揚集一則

賈島攜新文詩謁韓愈云：『青竹末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誠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可見謙於授業。此皆鳥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教鳥爲文，遂棄浮屠，舉進士。撫言載鳥初赴名場，於驢上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泊擁至馬前，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游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鳥識韓已久矣，使

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劉夢得傲舟云：『晉宣尸居魏臣意。』閣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

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爲設備。』何云：『晉宣於時，亦魏臣也，韓柳必無此。』全云：『馬懿尸居曹爽意。』困學紀聞卷十七評

文并

按閣名若璩，何名焯，全名祖望。全改劉詩晉宣爲馬懿，魏臣爲曹爽，於辭乃順。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至趙嘏詩中皆有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

嘏詩中作「吹愁卻」，「卻」字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卻愁也。老學菴筆記卷四

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

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

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其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夢溪筆談卷十四藝文一

按詩話總龜卷五評論門亦載此事而無後三語；惟『至今所傳此兩本』句之「此」作「有」較適。

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然當暑居廣殿高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

而已。新史易曰：『殿桷生餘涼。』蓋屈桷蓋椽，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東坡一

秀水李竹嬾（日華）曰：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爲疏影暗香以詠梅，遂

成千古絕調，所謂點鐵成金也。寒廳詩話

上書鄭谷雪詩爲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溼』改云，『輕飄僧舍茶煙溼』云禁中諱危亂字，宮中皆不敢道着。晁氏容話

按宋紹熙間周輝清波雜志卷二載此事，以「上」爲哲宗。並云：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與此事正相似。又按歐改蘇權書中「崩」「亂」字事，亦見孫公談圃卷上。

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字於掌中，逡巡，貞白迴，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將掌中字示之，正同。唐詩紀事卷六十七 貞白

按詩話總龜卷十一雅什門下引青瑣後集，亦載此事，惟貞白作正白。又漁隱叢話前集卷八杜少陵三引唐子西語錄謂爲唐僧與皎然事，郡閣雅談則云爲王貞白與貫休事，并按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參閱前唐子西文錄。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迹此（一作自）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幣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

作「字太麤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士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懟悔前言之失……

遂拜爲一字之師。保光錄卷一

僧齊已往袁州謁鄭谷，獻詩曰：「高名喧省闈，雅頌出吾唐。疊獻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牀。幾話中朝事，久離鴛鷺行。」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謁，稱已改得，詩云：「別掃着僧牀。」谷嘉賞，

結爲詩友。詩話總龜卷十一 苦吟門引郡閣雅談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有寄遠詩曰：「錦字憑誰達，閒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雁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攜卷謁已，（僧齊已）點頭吟諷，無數，爲改「虬髯黑在無」，迥遂拜作一字師。詩話總龜卷六 評論門引郡閣雅談

按鼠璞卷上引南唐野史亦載此事，而文較簡。張迥之「迥」或作「迴」，未知孰是。

初授（張燦）監察御史，命詞云：「前件官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馮瀛王（道）於官告上改一字云：「澄之必清。」……曰：「此官已有清白，豈合言澄之不清乎？」洛陽摺神舊聞記卷五 張大瞻正直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

遂改爲「隣境」。歸田錄卷一

附錄 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四一則

詩文用字，有意同而字面整碎不同……楊文公撰宋主與契丹書，有『鄰壤交歡』四字。真宗用筆旁抹此云：『鼠壤』『糞壤』。楊公改鄰壤爲『境』，真宗乃悅。此改碎爲整也。

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困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第一字之師也。』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五張乖崖

按鼠璞卷上引陳輔之詩話載此事，較略。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既成，以示南豐李秦伯，秦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薄，而『德』字承之，乃似趨趣；擬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容齋五筆卷五嚴先生祠堂記

按宋史儒林傳：李觀，字秦伯，南城人。與范文正公同時。著有肝江集。當卽此人。此云南豐人，似誤。趨趣，促小貌。又按袁枚隨園詩話嘗述此事而斷之曰：『此改死爲活也。』近人來俗恂漢文典云：『文之不善，由於字之不當，其法在改。昔范文正作嚴先生祠堂記，李太伯在坐間，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之。』蓋太伯因上有貪夫廉，懦夫立，故悟到孟子伯夷之風。』

范文正有採茶歌，天下共傳。蔡君謨謂希文：「公歌膾炙人口，有少未完；蓋公才氣豪傑，失於少思。」希文曰：「何以言之？」謨曰：「昔茶句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之絕品，其色貴白，翠綠乃茶之下者耳。」希文曰：「君善鑒茶者也，此中吾語之病也。公意如何？」君謨曰：「欲革公詩二字，非敢有加焉。」公曰：「革何字？」君謨曰：「翠綠二字。可云『黃金碾畔玉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希文曰：「善！」又見君謨之精茶，希文之伏於義。詩話總龜卷八評論門四引青瑣集

歐公文字，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見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語類論文

按語類本條上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修改。」

歐陽文忠公樊廡災記真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聾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東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聾鳴叱咤」四字無，第曰「使風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適勁。楓窗小牘卷下

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作書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乃添兩「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黏之畝內，到後來只

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爲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粘稿於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旬日以後，至萬無可去，而後脫稿示人，皆後學所當取法也。退菴隨筆卷十九學文

附錄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論文上一則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偶忘削去故也。』

劉輝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東溪筆談卷九藝文

按劉輝爲劉幾之易名，宋嘉祐中士人公謂歐陽修。

東坡有曰：『詩賦有以一字見工拙。』誠哉是言！嘗記前輩說：歐公柄文衡，出堯舜性仁賦，取劉輝天下第一首聯句曰：『世陶極治之風，雖稽于古；內積安行之德，蓋秉於天。』劉來謁謝，頗自矜。公雖喜之，而嫌其「積」字不是性，爲改作「蘊」。劉頓駭服。示兒編卷八賦以一字見工夫

按輝與輝通。堯舜性仁之「仁」字，疑爲「之」字之誤。

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眾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

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四六話卷上

按改禁侏爲夷樂，是改生爲熟。夏英公，名涑，永叔，歐陽修之字。

歐陽修峴山亭記云：『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注曰：『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謂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古文辭類纂雜記類

歐公在政府日，臺官以閨闈諷誦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賜公曰：『……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宜直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塗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獨醒雜志卷八

西清詩話云：二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葛公兄赴鎮圃田同遊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鶴飛，』語意驚（疑當作警）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蓋如此也。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宋葛公

河間王孝恭傳，舊書孝恭破降蕭銑，高祖大悅，使畫工圖其貌而視之。案孝恭乃高祖從子，豈不相識，而欲圖其貌

乎？
新書則云：『詔圖破銳之狀以進。』二十二史記劄卷十八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長孫順德傳，舊書順德坐事免，發疾，太宗鄙之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疾，何足聞也！』語殊無來

歷。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帝謂其無剛氣，以兒女牽愛。二十二史記劄卷十八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

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復召還鎮。』上云「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詔總還」，馬總也。又云「會

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馬總也。此於人之賓主，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

」字，於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日知錄卷二十六

按依願改當作「……劉總上幽鎮地，詔徙天平，而召總（馬總）還，將大用之。會劉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

總，復召還鎮。』蓋傳爲馬總作，僅書其名可也；於劉總則應兼書其姓。馬總傳見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吾鄉有孟瀆河，通大江，唐元和中常州刺史孟簡所濬，州人德之，因名孟瀆。今考新唐書本傳：『州有孟瀆久淤，簡

治導，溉田凡四千頃。』書法非是。當云：『州北有瀆久淤，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州人遂名爲孟瀆。』方得其實。蓋漢

溝洫志稱鄭渠、白渠，事後稱之，卽其例也。曉讀書齋
初錄卷下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脩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

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老學庵筆記卷一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

按今臨川集載有寶覺宿龍華院三絕一題，題下注舊有詩云云，卽此絕句；惟第三句「又綠」作「自綠」。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反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卷上

『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頗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

日閒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老周詩話

王荆公嘗讀杜荀鶴雪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

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牆。』公爲改云：『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健。劉鑑新詩話卷二

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石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詩也，自館中出知曹

州時作。舊云「雲表」，荆公改作「雲氣」。詩話總龜卷八評論門四直方詩話

王中至召至館中，試罷，作一絕題於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閒拂塵埃看畫

牆。」舊云，「奏罷長楊賦，」亦荆公所改。詩話總龜卷八評論門四引直方詩話

附錄 隨園詩話卷六一則

王荆公矯糅造作，不止施之政事也。王仲圭「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牆。」句最渾成。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以爲如是乃健。劉貢父「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裏望蓬萊。」荆公改「雲裏」爲「雲氣，」幾乎文理不通。唐劉威詩曰：「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荆公改爲「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蘇子卿詠梅云：「祇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荆公改爲「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活者死矣，靈者笨矣。（按諸書所載人名詩句，文字間有異同，皆仍所據原本，以存真相。）

舒王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纔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舟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卷讀於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曰：「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亦以公爲知言。冷齋夜話卷一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臨皋亭，醉夢中而起，作宗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二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爲知言。

童蒙訓

按此云當改負爲貧，與冷齋夜話所述改貧爲負正相反，考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引冷齋夜話則與此同，必有一誤。今節錄東坡集續集卷十二勝相院經藏記原文如後，以待覽者之自決，其辭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

又按清波雜志卷九云：『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月勝日貧。」』並附此備參。

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到。』次道以爲然。石林詩話卷中

按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亦引石林詩話，且載鍾山語錄云：若下起字，卽小兒言語。與此意同。

蒼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蓋，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蓋，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爲改七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錢斧之迹，真削鑿手也。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半山老人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爲『不得而有焉。』晁氏客語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筭子『學

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于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隍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沖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勅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思，』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頓利成

擒，初無渭水之恥；鄧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梁齋漫志卷六

東坡作溫公制詞云：『執德不回，常用社稷為悅；以勤死事，坐致股肱或虧。』或問坡曰：『溫公豈曹操之徒耶？』

坡愕然問其所以？答曰：『社稷豈所可悅者？』坡笑改曰：『用安社稷為悅。』高齋漫錄

東坡初欲為富鄭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語久之，既寤，下筆，首敘述景

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

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

坡大以為然，即更定焉。御抄編下

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至論趙濟處，曰：『公文固奇，欲加一字可否？』遂改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

史官，德在生民，北敵西戎，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而一趙濟敢搖之。』一字固文字關鈕也。步里客談下

按今東坡集卷三十七富鄭公神道碑原文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

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必手

詔訪問。』按富公名弼，神宗時，以議新法不便，為趙濟所劾，致仕歸。

東坡……作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一句，大有語病，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

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泗水規宣

王之義，豈不善哉！學齋估

畢卷一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交乎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可也。諫南遺老集文辨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庵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黃陽雜志卷二

劉夢得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筭引之，而改撥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困學紀聞卷二十雜識

蘇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翁覃溪云：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真蹟，在富春董誥侍郎家，前篇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詩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下；以筆墨鉤轉，從今本也。江雲句塗抱嶺二字，改有態；不惜句，惜字塗，改辭字。後篇十五年前真一夢，全塗去，改云憶昔扁舟泝巴峽；長峴亞長字未塗，旁寫高字；白髮句塗莫吾二字，改寧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全塗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閒如食蔗，塗向字，改安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改啖字；幽居口口已心甘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句，塗往事二字，改憂思。又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長江滾滾空自流，作長江袞袞流不盡。讀書記

按蘇氏原詩，見東坡集卷十一，今照錄於下云：『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綠縹

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尙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懽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又次韻前篇云：『去年花落

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還鄉沂巴峽，落帆樊口高桅亞；長江袞袞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陵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憐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閑如啖蔗。飢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

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改云：『腥液（一作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迴，竟作黏壁枯。』余亦以爲改者勝。詩話總龜卷九評論門五引直方詩話

蓮嘗於歐陽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稿，其和歐叔弼詩，『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又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屢改也。春渚紀明卷七

按東坡原詩見東坡集後集卷一，題作「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今錄其辭於此曰：『淵明求縣令，木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

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鵠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東泉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窗秋雁斜。」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以是知詩文不

厭改也。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山谷上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詩人玉屑卷八歐公引呂氏童蒙訓

梵志曰：「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餽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著酒澆，且圖有滋味。」冷齋夜話卷十讀傳燈錄

按學津討源本冷齋夜話述此事多誤字，今參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十三釋氏門引山谷王梵志改正之。

黃魯直送張漢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擬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冶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詩，嘗云：「當易「無」字作「雖」，乃可。」雞肋編卷上

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仲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

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爲「浪聲沈」，「周郎赤壁」爲「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爲「崩雲」，「驚濤」拍岸」爲「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爲「如寄」……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

元祐中禱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明道雜志

鄭毅夫（辨）與滕達道（甫）俱有聲場屋，廷試園丘象天賦，滕賦首曰：「大禮必簡，園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鄭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園自然。」滕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按鶴堂筆記卷四十四文史

按方東樹曰：「此宋人識見，蓋沿輕巧之習，不如滕句自然渾樸重厚。」存參。

詩人造語用字，有著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着力道處，不惟語稍崢嶸，亦兼近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自與水相連。」爲微有蘊藉。竹坡詩話卷二

政和間，西夏國書誤用本朝廟諱，中書舍人潘允作詔曰：「乃於邊鄙之文，犯我祖宗之諱。」張公商英時爲宰相，令兌修改。兌又曰：「乃於爲文，犯我國諱。」張公乃自爲改云：「至於爲文，有失恭愼。」時皆服其得體。高齋漫錄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言甫以詩逐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爲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限也。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四韓子蒼

『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閉卻老尙書。』蕭宰易「恨」爲「幸」。『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日斜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爲「奏賦長楊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爲「堂深」。『宮冷。』晁无咎試交趾進象表云，『備法駕之前陳。』周益公易「陳」爲「驅」。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朶茶蘼。』字文元質易「戴」爲「更」，皆一字師也。隨隱漫錄卷四

按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亦載周益公改晁无咎文事，並云：「陳」字不切，「驅」字象上有用。

許口口作哲宗哀冊云：『攀靈輿而增痛，』上皇改「攀」爲「撫」，「痛」爲「愴」。雜勅編卷中

按上皇指徽宗，徽宗爲哲宗之異母弟。

汪內相勸主上聽政表云：『漢家之厄十世，知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獨在。』蓋佳語也。或曰：若移上句爲下句，則善不可加矣。說郛卷二 臨齋雜志

陳去非草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棊處厚貼麻，去非待罪。棊改云：『方服私艱。』梁鑑漫志卷五

按去非名與義，朱丞相名勝非。書說命上：『王宅憂。』宅憂本爲帝王居喪之辭，私艱則人臣所通用；君主時代，例當分別禁忌也。

西湖游幸，淳熙間，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設素屏，書松入風一詞於上，光堯注目稱賞久之，宣

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迴不同矣。卽日命解褐。絕妙好詞續鈔

按光堯，宋高宗之尊號。俞國寶原詞略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必大草太上辭尊號第一語，其末云：『怡神閒燕，何力之有？』上曰：『此雖道太上語，畢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句，不能無嫌。』必大遂改作『無累於物』。蓋用上意至到如此。淳熙玉堂雜紀卷上

按上指孝宗，太上卽高宗也。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稿，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原文：又囑郡人石湖范氏（成大）爲之識，「識」改「辭」。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傳曰」改「噫」。

「高三君之風，而尙論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尙論「改」迹。「故援小山故事作歌，」改「故效小山作歌」。

齊東野語卷十六

按石湖，范成大之別號也。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聞急雨到芭蕉。」』又言：『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腿上起草，頃刻便就。』朱子語類論文下

按南軒爲張栻別號。朱子言其文字極易成云云，蓋暗諷其不肯深思而多改也。

王允文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於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諒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宋元學案魏堂諸儒王允文

孫仲益（覲）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既呼，又嘯，

「易」嘯爲「響。」誠齋詩話

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招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尙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獨醒雜志卷六

「便可披襟度鬱蒸。」「度」字又曰「掃」，不如「掃」字奇健。「便可」二字少意思。「披襟」與「鬱蒸」是眾人語；「掃」字是自家語，最要下得妥當。韓退之所謂「六字尋常一字奇」是也。藏海詩話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鶴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野客叢書卷七杜荀鶴句

碧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擷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擷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觀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簑雨細」。仲宗笑以為然。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長短句

先臣……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醮青詞云：『我將我享，爰有事於明堂；載禱載祈，肅致忱於楚帝。』上自改為「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隨隱漫錄卷三

按先臣，作者謂其父陳郁，上謂宋理宗，邦昌，即受金冊立為楚帝之張邦昌也。

曩者吳叔經鄂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誼，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為。』季陸先生極喜闕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為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螢雪叢說卷下賦以一字見工拙

趙天樂冷泉夜坐詩云：『樓鐘晴更響，池水夜如深。』後改「更」為「聽」，改「如」為「觀」。病起詩云：『朝客偶知承送藥，野僧相保為持經。』後改「承」作「親」，改「為」作「密」。二聯改此四字，精神頓異，真如光弼

入子儀軍矣。詩入玉屑卷十九趙天樂

堯山堂外紀曰……有王昭儀清蕙者，題滿江紅於驛壁，傳播中原。文文山讀至卒章，「願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乃曰：「惜哉！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爲之代作二首，有云：「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古今詞話 詞話卷上

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時改正。曾賦瑞鶴仙一詞云：「捲簾人睡起，放燕子歸來，商量春事，芳菲又無幾。滅風光，都在賣花聲裏，吟邊眼底，被嫩綠移紅換紫。甚等閑，半委東風，半委小橋流水。還是苔痕滴雨，竹影留雲，做晴猶未。繁華迤邐，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那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此詞按之詞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有不協，遂改爲守字，迺協。始知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鬆，信乎協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瑣窗深。」深字意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歌之始協。此三字皆平聲，胡爲如是？蓋五音有唇齒喉舌鼻，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故平聲字可爲上入者，此也。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以爲合律，不詳一定不易之譜，則曰失律。矧歌者豈特忘其律，抑且忘其聲字矣。述詞之人，若只依舊本之不可訶者，一字填一字，而不知以訛傳訛，徒費思索。當以可訶者爲工，雖有小疵，亦庶幾耳。詞源卷下 音譜

蕭閑樂善堂賞荷詞云：「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質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渡南遺老集詞話

按金蔡松年別號蕭閑老人。「胭脂」等十四字二句，爲其鷓鴣天詞中語。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而「來」則順，由今至後者言「往」可也。渡南遺老集文辨

按王氏改「來」爲「往」是也。惟第三句「而來」似應改作「日來」爲順。

張橋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云「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爲「死」，「垂」爲「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精采百倍。唐書老學叢談卷三

古人有一字之師，昔人謂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張橋軒詩：『半篙流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遺山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改「一樹」爲「幾點」，便覺飛動。』又虞道園嘗以詩詣趙松雪，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趙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又薩天錫詩：『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道園見之曰：『詩信佳矣，但有一字不穩；「聞」與「聽」字義同，蓋改「聞」作「看」，唐人「林下老僧來看雨」，又有所出矣。』古人論詩，一字不苟如此。宋應詩話

元薩天錫嘗有詩云：『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處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

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山樵暇語卷六

按施閏章雙齋詩話亦載此事，而辭略異。

博士（錢宰）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孝陵命撰帝王廟樂章，稱旨。每進見，輒賜坐侍食，嘗賦早朝絕句云：「四鼓

寥寥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明日，文華讌畢，帝諭曰：「昨日好詩，朕曷嘗

嫌「汝，何不故作「愛」字？」

靜志居詩話卷三錢宰

「殘雪未消雙鳳闕，新春先入五侯家。」晚唐張翥詩也。孟熙（劉續字）易「殘」以「霽」，易「新春」以「

春風」攘爲已作，遂以此得名，人或少之。然「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非江爲詩乎？林君復易「疏」

「暗」二字，竟成千古名句。所云一字之師，與生吞活剝者有別也。靜志居詩話卷六劉續

楊文襄一清……在政府詠元宵，有「愛看冰輪明似鏡」之句，世廟（卽明世宗）以其類中秋，易以「愛看金

蓮明似月。」靜志居詩話卷一明世宗

孫太初收菊花貯枕詩云：「呼童收落英，晨起晞清露。滿囊賸貯秋，寒香散庭戶。夜來夢東籬，枕上得佳句。」好個

題目，唐人未之有也。前五句清雅，惜末句殊無深意。若更爲「陶潛宛相遇」則清而純矣。四漢詩話卷四

予初賦俠客行曰：「笑上胡姬買酒樓，賭場贏得錦貂裘。酒酣更欲呼鷹去，擲下黃金不掉頭。」此結亦如爆竹而

無餘音，遂更之曰：「天寒飲罷酒家樓，擲下黃金不掉頭。走馬西川射猛虎，晚來風雪滿貂裘。」子美少年行與前首

相類，因擬之曰：『獨過酒肆據胡牀，指點銀瓶索酒嘗。連盞鯨吞不辭醉，直驅白馬赴長楊。』四漢詩 詩卷一

按四漢詩話卷一前云：『凡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餘。』

僧處默勝果寺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鍊成一句；『吳越到江分。』或謂簡妙勝默作，此「到」字未穩，若改爲『吳越一江分』，天然之句也。四漢詩 詩卷一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夷白齋 詩話

附錄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三一字師一則

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韋莊曰：『臥看南山改舊詩。』不可不知也。張迥寄遠詩：『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己改爲『虬髯黑在無？』此改二字者。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李頻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髮不爲臣。』方干以「稱」字易「爲」字。王貞白御溝詩：『此波涵聖澤，無處濯塵纓。』貫休改「波」作「中」。蕭楚材知溧陽，張乖崖作牧，有詩曰：『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王平甫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蘇長公以「橫」字易「飛」字。薩天錫龍翔寺詩：『地濕厭聞天竺雨，

月明來聽景陽鐘。『虞道園以「看」字易「聞」字。都穆節婦詩：「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以「春」字易「燈」字。此皆一字之師，點鐵成金者，不止推敲已也。』按此則所舉諸例多分見已前各則，可檢閱參證。』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答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爲題。父故效其體而爲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哩，眠烘二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臥字煖字。』戒菴漫筆卷二五歲破題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文史通義

古文
公式

按鈍翁名琬，據其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言，知作於順治十七年，去明亡未久，而湯某之子方官侍講於清廷；疑湯某正爲現在之人，如依章氏稱湯某爲明諸生，恐亦爲事理所不許。章氏之改，尙難輕從，然其意可擇取焉。又按章氏此論，亦見其所作丙辰筭記。

蘇州府志雜記引顧丹五筆記云：『乾隆辛未南巡，有湖南老人湯雲程來接駕，年一百四十歲，皇上先賜匾額云：「花甲重周。」又賜云：「古稀再慶。」』郎潛紀明卷四

按「古希再慶」切合老人之年齡，較先賜匾額文爲勝。

尹文端公論詩最細，有差半個字之說。如唐人「夜琴知欲雨，晚簟覺新秋。」「新秋」二字，現成語也。「欲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現成語也。差半個字矣。以此類推，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簟恰宜秋。」「宜」字方對「欲」字。隨園詩話卷二

按清人某（偶忘其名）樵隱詩話云：「詩有更一字而覺佳者。余曾有句云：『一路飛花繞錦衣。』友人爲更「繞」字爲「撲」字，余深歎服。蓋繞字不響，而撲字響也。故古人論詩有半個字之說。」與隨園記尹文端論詩之意正相合。

詩得一字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余祝尹文端公壽云：「休夸與佛同生日，轉恐恩榮佛尙差。」公嫌「恩」字與佛不切，應改「光」字。咏落花云：「無言獨自下空山。」邱浩亭云：「空山是落葉，非落花也。」應改「春」字。送黃宮保巡邊云：「秋色玉門涼。」蔣心餘云：「門」字不響，應改「關」字。贈樂清張令云：「我慚靈運稱山賊。」劉霞裳云：「稱」字不亮，應改「呼」字。凡此類，余從諫如流，不待其辭之畢也。隨園詩話卷四

人言黃鶴樓無佳對，惟魯亮儕觀察一聯云：「到來徑欲凌風去，吟罷還思借笛吹。」差勝。魯星村曰：「凌風」二字，改「乘雲」二字，更佳。隨園詩話卷十四

居易錄載周中丞（自注：卽吾邑「蕭山」石公先生）說，明萬曆中，浙江某提學試士於鄞，謁聖廟畢，坐明倫堂，

願階砌古槐蔭極濃鬱，出一聯令諸生屬對云：『綠槐夾砌，午陰匝地掃難開。』楊崑阜庶子應聲對曰：『紅杏出牆，春色滿園關不住。』提學擊節歎曰：『子必狀元及第。』已果中甲辰會狀兩元。（自注：楊諱守勤，慈谿籍。）會稽章實齋先生（自注：名學誠，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深於古法律，端履偶以此條質之。先生曰：『說部記載，無關文義，然亦不可草草。如云：試士於鄞，鄞字當作寧波；以楊慈谿籍，若僅試鄞士，則楊不得與矣。且提學校士，試寧波閩屬，非僅試鄞也。楊崑阜庶子下，當增「時尙爲諸生」五字，不然，竟似庶子對提學言矣。有是理乎？會狀兩元，當省作「狀元」二字。上云「子必狀元及第」，下云「會狀兩元」，則會字從何雜出耶？』先君聞之，戒端履曰：『汝輩作文，當刻刻如此留心，自然精密不苟矣。』重論文齋筆錄卷十

近人四六體格，以孔巽軒檢討爲最正。檢討嘗言，駢體文……第一取音節近古。庚（信）文：『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若刪去「與」「共」字，便成俗響。陳其年：『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嫦娥寶樹。』此調殊惡。在古人寧以兩「之」易「靈」「寶」二字也。退華隨筆卷十九學文

附錄一 近人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八一則

故人李次玉之子拔可，曾爲海藏掌書記，居漢口，旬日必過江至余寓中，堂有二小詩云：『石遺小隱藤爲屋，无悶幽棲竹滿庭。……余謂「小隱」當改「小住」，「幽棲」當改「新居」，以余與太夷在武昌，不得爲隱爲幽棲也。』

附錄二 華國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文話一則

馮昭適者，慈谿儒家子，弱冠攻學甚苦。今年來上海，爲章太炎先生授幼子讀。一日，出文質先生，則其鄉人張原煒記父軼事，而同里張美翊爲之點定者也。先生曰：「記述瑣事，期於達而止。」略加點竄，辭簡而意開豁，洵大匠之能事也。備錄之，以爲承學矩矱焉。

先府君軼事

先府君終歲客授，生計艱屑，一不以過問。一日，客

居思啖魚，見河干泊漁舟，亟自攜器往就之。漁者權其器，故抑衡示增益，欲以德府君。凡稱物，必先權其器，謂之約；已乃納物其中，物逾其重者衡多振，其約則反是。府君誤以爲誑已也，強漁者揚使上。漁者爲譬解之百端，良久乃省。其關達類如此。此事至瑣屑，然敍次頗不易。屢與諸友相商榷，苦不能達。惟窵叟先生有以教我！張原煒記。其二 先府君好讀書，終歲客授於外；家人生產一不以過問。一日，家居思食魚，見河干泊漁舟，亟自攜

筐就之。凡入市稱物，必先權備物之器，已乃納物其中，加減之，準物之輕重以計值，無或爽者。漁者見府君，欲以德府君，先權其筐，抑其懸使之下；既納魚於筐，則揚之使上。告府君重若干，值若干。府君大詫異，謂：「稱物宜平，汝先抑之後揚之何也？其誑我耶？」漁者答曰：「抑之使筐之重，揚之則求魚之輕，意以厚公，非概施之人。」且爲之譬解之百端。府君良久乃省，既而曰：「汝毋然！稱物宜平。汝厚，我得勿薄於人耶？」卒令平之，給以值，漁人歡謝而去。鄉人見之，咸歎謂：「長者！長者！」其關達多類此。」（張美翊） 其三 先府君好讀書，未嘗知家人生產。一日，思食魚，亟攜筐趣漁舟泊所。漁者欲以德府君，先權其筐，抑其懸使下；既納魚於筐，則揚之使上；已

而減筐之重以計值。昔府君重若干，值若干。府君大詫，謂：「稱物宜平，汝先抑之，後揚之，其誑我耶？」漁者答曰：「抑之使筐之重，揚之則求魚之輕，意以厚公。」且爲之譬解百端。府君良久乃省，其性遺物多類此。」（章太炎先生改定本）

四 改易之例之失者

左氏華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曰：「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是妄說。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注云：「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楚子）執之以歸，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校勘記云：「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石經初刻作「怒於室而色於市者，」後刊改。案戰國策云：語云「怒於室者色於市，」與石經初刻同。……」

左傳昭公十九年并注與校勘記

按室於怒市於色，倒文成句，或古諺固有之；然究不可爲法。論文仍當以石經初刻及戰國策文爲明暢。又鶴林玉露云，詩文有反言之者，如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是。按此實曾氏摹古之過也。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櫃，櫃可材也。吳其亡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吾不知何意也。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鼓瑟不難，難於調弦；作文不難，難於鍊句。檀弓之文，鍊句益工，參之家語，其妙觀矣。

遇負杖入保者息。家語曰：遇人入保負杖者息。

皆死焉。家語曰：命敵死焉。

比御而不入。家語曰：可御而處內。

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家語曰：南宮縉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家語曰：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

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家語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

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家語曰：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

遂命覆醢。家語曰：遂令左右皆覆醢。

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家語曰：死不如朽之速愈。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家語曰：若魂氣則無所不之。文則下

按右皆家語改檀弓文之失者。

賈誼過秦論上云：『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叩關句下，注曰：『漢書作「仰關」，史記作「叩」。』論辨類一 薛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爲當；師古乃譏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

按史記作「叩關」，漢書改「叩」爲「仰」。姚氏以爲當仍史記，此可見漢書於不當改處而改之失也。

淮南厲王傳，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案是時厲王尙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爲「有身」較穩。二十二史劄記卷一 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愛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夫，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三國志魏志武帝并注

按左傳襄公二十年云：越圍吳，夫差曰：『句踐將生愛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誦；王邵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崔鴻）撰以新史，重規（李百藥）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史通敘事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爲「望」字，若爾，便有褻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疑作本）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爲「屬」；雖于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士日以廣』或以「士」爲「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柳先生上

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礮硃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物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物間求之，以比礮硃美玉，不類。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柳先生上

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往時校定文選，改作『悠然望南山』，則上下句意，全不相屬，遂非佳作。夢溪筆談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

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東坡志林

按東坡論莊子『乃疑於神』句，亦略見東坡續集卷五與潘彥明書。

附錄 宋王楙野客叢書白鷗波浩蕩一節

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

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以其文之則失真也。齊後主欲殺斛律光，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通鑑改爲『不仆』，『仆亦倒也，然撲字下便不宜用。夢南遺老集文辨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

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曰：『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后方圖稱制，乃鳩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折使瓜好，再折使瓜稀，三折猶尚可，四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日知錄卷十八改書

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反，白雲千載空悠悠。』昔仙人以橘皮畫鶴，醉乘而去，樓正以此得名。崔詩三句連用三黃鶴，四句乃用白雲對之。後之俗人病其不對，改句首「黃鶴」為「白雲」，作雙起雙承之體，詩之板陋，固不必言；而本事指黃鶴，則已乘白雲，何所指哉？魏伯子文集卷四偶書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關；王介甫改為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用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乃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渾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庚溪詩話卷上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旌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筆乘
卷一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

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通航）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野客叢書卷二十六野航

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口』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六一詩話

按唐子西文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缺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閑」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一字工夫，足見學力，然亦在平日握筆時鍛鍊純熟致之耳。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已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飛螢光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着腐儒』……一覽可見。蔡苑尼言卷四

詩之淺深，有在一兩字內見者，如康節手抄少陵藍田崔氏詩，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醉」字誤書「好」字，一時咸稱善，不知一字之間，風氣頓殊，妍醜迥別矣。詩話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丹鉛總錄卷二十詩話關山一點

同一樂器，瑟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詩曰吟；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然音節一事，難以言傳。少陵「羣山萬壑赴荆門」，使改「羣」字爲「千」字，便不入調。王昌齡「不斬樓蘭更不還」，使改「更」字爲「終」字，又不入調。字義一也，而差之毫釐，失以千里，其他可以類推。隨詞詩話 補遺卷一

右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以較江浙間唐文粹本，大率傳寫膠膠，且經改易，不能徧舉。姑言其甚者：「乾元初，立功成都，邦人咸服，具以狀聞。」而諸本盡作「具狀以聞」，何俗弱也！益公題跋題裴晉公撰李西平神道碑

歐公跋盤谷序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真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泱，今已磨滅……僕家有魯直所棧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旋，」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友」字。「道古今以興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污穢弗羞，」「呵咻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野谷叢書卷二 十六盤谷序

按俞樾樓雜纂卷二十六曰：「愚按此文上云：「友人李愿居之，」下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兩文若不相蒙，前人已疑之者矣。讀朱子考異，乃知「友人」爲「有人」之誤。上言「有人李愿，」下言「昌黎韓愈，」文法相配……後人不達，改作「友人，」大非其旨矣。」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爲「涉」，謬矣。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

『蕃艚至步，有下碇之稅。』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丹鉛總錄卷十四訂訛類

按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韓愈羅池廟碑云：『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步有新船爲涉……當以碑爲是。』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菽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塔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躡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八韓吏部下

竹坡詩話：『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煙」字只常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煙。」如此，卻似穩當。予謂非是，既云夢中，則夢境迷離，何所不可到？甚言相思之情耳。一改「邊」字，膚淺無味；若易以「處」字，「望斷」字，又太直，不成詩矣。秋窗隨筆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爲勝。丹鉛總錄卷十三訂訛類湘潭雲盡暮烟出

按胡應麟藝林學山五云：『山字勝，烟字非也。雲盡而山出，語意自然，易以烟，不費乎？觀下句對「巴蜀雪消春水來」，氣脈可見。卽烟字果渾手書，吾弗許也。』

劉禹錫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妙處全在「舊」字及「尋常」字。四溟云：『或有易之者』

曰：「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點金成鐵矣。」謝公（名榛，自號四溟山人）又擬之曰：「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尤屬惡劣。歷代詩話考索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此謂姚宋作相；能薦賢用人也。下句接云：「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言仕女謁，由宰相不得其人，則廟謨顛倒。「由相公」與「由妃子」相應。今人選唐詩，改「相公」爲「至公」，非也。樂天長恨歌，節節蟬聯，琵琶引處處截斷，中云：「水泉冷澀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此作一斷，下接云：「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於無聲之後，忽然有聲，則乍破突出始字字有力。今有改作「此時無聲復有聲。」則語意庸近，而云校自宋本，今傳宋本長慶集不如此。過庭錄卷十六近人妄改元白詩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老學庵筆記卷二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邨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此杜牧江南春詩也。升菴謂「千」應作「十」，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何所云鶯啼綠映紅邪？余謂卽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着，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而鶯啼綠映紅焉，水邨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烟雨中。此詩之意，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詩家善立題者也。歷代詩話考索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活；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神

韻頓損。一韻詩話

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便有枚莫淒涼之意。俗本作『草樹愁烟似不春』。千百年眼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

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

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丹鉛總錄卷十三詩類古詩後人妄改

按胡應麟丹鉛新錄云：『用修此意自佳，然不如枝字本色，一涉松字，便着議論。知樂府體者可與語。』存參。

龔祖（宋太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遂卻殘星趕卻月。』國史

潤色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大不如原作辭志慷慨，規模遠大，凜凜乎已有千萬

世帝王氣象也。藏一話賦

按庚溪詩話載宋太祖詠月詩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又詠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

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羣星與殘月。』又隱居通議卷十一載宋太祖詠日出之詩曰：『欲

出未出紅刺刺，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盆，趕退殘星逐卻月。』詩中文字，與陳氏所記俱微異。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焚葉貧寒太甚，

故改「葉」爲「藥」。不惟壞此一字，乃併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續詩話

按王觀國學林卷八改字條亦載「燒葉」改「燒藥」事，惟稱詩爲杜荀鶴作，恐誤。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但云「無入衛」，乃是面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新史減處字，便別卻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

不明。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李勣姊病，勣親爲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

欲數進粥，尙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疾雷」爲「雷霆」，

易「掩」爲「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於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

欲益反弊者也。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附錄 宋稗類鈔卷五一則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所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非禱，札闔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聽」亦是類也。」

宋漸而退。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於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何關尋檢事？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姚崇汰僧僞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何等語！且萬二千人，豈無歸異業者，而悉爲農乎？此可以一笑也。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舊史云：『玄宗聞顏真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通鑑改爲「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修睦乎外，而蓄怨於內。』新史改爲「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別，止當從舊。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王燾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字何義也！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鄭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誼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與朝隱行誼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

芬字何從得之？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王性之銓，博洽士也，嘗語吾：宋景文公作唐書，尙才語，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載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好漢。』願是語雖勿文，寧不見當時吐屬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

雅馴矣，然失其所謂英氣者！吾不能答。鐵圍山叢談卷三

按張漢陽卽張東之。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傑傳云：「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

『荆州長史張東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又新唐書卷一百二十張柬之傳云：『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東之。通鑑改「好漢」爲「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爲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寧存本語，可也。海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按舊史「好漢」二字，孫之翰唐史論斷作「好人」，復齋漫錄引新史作「奇男子」，意各不同，皆不如舊史原文爲得實。

附錄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東坡一引復齋漫錄一則

送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是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荆州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唐儉傳，舊書儉勸高祖起兵，高祖曰：『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言公則拯溺，吾將思之。』新書改云：『喪亂方刻，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當爲公思之。』是竟以公指儉矣。二十二史劄記卷十八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李光弼傳，舊書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新書謂遣元禮戰羊馬，賊大潰。羊馬城去城字，但云戰

羊馬，成何語耶？二十二史劄記卷十八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鱸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爲「召」。『旣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爲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韓公本用狠跋詩語，非躓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爲「把羅」，「焚膏油」爲「燒」，以「取敗幾時」爲「其敗」。……容齋五筆卷五
唐書載韓柳文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鶴林玉
露卷二

瀧岡阡表：『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劍」，今本作「抱」。按抱字是不知者妄改。鄭氏曲禮注：『劍，謂挾之於旁，』洪容齋隨筆五卷辨之甚明。義門讀書記歐
陽文忠公文

按居士集卷二十五瀧岡阡表正文作「劍」，注云：『一作抱。』居十外集卷十二先君墓表（舊注此乃瀧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目瀧岡阡表。）祇作「抱」，無注。當係初作「抱」，後改爲「劍」也。

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卽書之，至『邊城歲暮多風雪，強壓香醪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以「春醪」爲「香醪」也。開見後錄
卷十九

詞品曰：東坡詞：『玉如纖手嗅梅花，』俗刻改爲王奴。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沈沈，』俗刻改爲耳邊，敗人佳思。或云：訛於亥豕，所以書貴舊本。古今詞話詞品卷下改詞

西施姓施，其所居在西，故曰西施。寰宇記有東施家、西施家，故云東家醜婦效顰西家美婦，有自來矣。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住西。』刊本「住」字改易「姓」字，傳寫誤謬，不可不知也。山樵暇語卷四

蘇文忠有自書赤壁賦本，今三希堂已爲摹刻。朱子云：『盈虛者「如代」，今多誤作「如彼」，嘗見東坡手寫本作「代」。』乃今三希堂所刻，則仍作「如彼」，豈朱子所見又別一本耶？然三希堂本『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共適」作「共食」，又不可解。歸田瑣記卷三文衡山書赤壁賦册

按姚鼐與魯習之書云：『往時王禹卿在揚州，爲鼐書一文入石，舛誤之字，不復鑄改。余謂「此那得通」，禹卿笑曰：「君自有集與後人證明耳。」又蘇公自書赤壁賦，「與子之所共適」，「適」誤作「食」，亦不注改。良以自有文集足取正之故，此皆石本不逮集之說也。』

王平甫之『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疏。』而或改「親」字爲「多」，一字之誤，清濁遼隔。前賢詩文，爲人所改，如此類多矣。學林卷八改字

附錄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半山老人引藝苑雌黃一則

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

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隨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按睡起多口渴思茶，故云茶親。若云茶多，殊無意味。固當以親字爲妥，江說非。）

黃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後山詩話

今日校讎國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耳。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謂宣城疊嶂雙溪也）窗有蜘蛛逕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脈不倫，然亦是何等語！竹坡詩話卷三

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引此文云：『余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既云斜陽，又云暮，卽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籬櫺」。予曰：『既云孤館閉春寒，似無籬櫺。』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籬櫺，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寫牢落之狀，若云籬櫺，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爲人言，而爲之永歎。日增齋筆記

按宋英宗名曙。又野客叢書有「少游斜陽暮」一則，可參閱。

周紫芝有竹坡詩話行世，秦檜嘗愛其詩云：「秋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裘。」今郡志作「到衣裘」，止更一字，風韻

迥別。鏡齋詩話

「野性終期老一村，全勝白髮傍朱門。」使「傍朱門」則不類，若改「白髮」為「微祿」，則稍近之矣。評：若

改「白髮」則上句「老」字亦當改矣。藏海詩話

按白髮與上句老字正相應，人至白髮，猶傍朱門，其為「微祿」可知。改之反失淺露。

董若雨說棟花磯隨筆載朱文公祝融峯詩云：「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

祝融峯。」有校者曰：「下當作上。」余案頭無朱文公集，未知孰是；然以愚見論之，作「下」者殊勝。蓋既御風而行，

則搏扶搖而上，背負蒼天，祝融融峯轉在下矣。故云「飛下祝融峯」也。若作「上」，則與芒鞋藜杖攀援而上者何

異？一字之分。仙凡頓別矣。春在堂隨筆卷九

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能。既而衛湜被命草詔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

墟，誰任諸人之責。」湜見適舉似，誤「為墟」為「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湜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

可疑。」南愕然曰：「本為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困學紀聞卷十九評文引宋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

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擅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紀，今姑取一二言之。陸州，宣和中始改為嚴州，今所刊元豐

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爲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云：「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詩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雲谷雜記卷四

『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被執南安軍作）「如此歸」三字最有深味，今繆者誤刊作「如不歸」，則意味索然矣。隱居通議卷十二 文承相采徽歌

附錄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卷一一則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也，好啣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夭乃是刑天，無千歲乃是舞千戚耳。如此，乃與下句協。傳書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也。

西河詩話載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以爲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賸」字之當。大抵「平安」注函外，損餘曰賸，若內露，必不巧值此字矣。人以爲敏，余獨謂不然。「賸」字與「半」字不相呼應。函不過半損，則賸者正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正是偶然觸露，所以羈旅之情，爲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邪？隨園詩話卷三

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要像初搨黃庭，剛到恰好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境最難。予最愛方扶南滕王閣詩云：「閣外青山閣下江，閣中無主自開窗。春風欲揭滕王帖，蝴蝶入簾飛一雙。」歎爲絕

調。後見其子某云：『翁晚年嫌爲少作，刪去矣。』予大驚，卒不解其故。桐城吳某告予曰：『扶南三改周瑜墓詩，而愈改愈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婿是英雄。』可謂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師江水綠，小喬卸甲晚粧紅。』已覺牽強。晚年又改云：『小喬粧罷胭脂溼，大帝謀成翡翠通。』真乃不成文理。豈非朱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哉！』扶南與方敏恪公爲族兄，敏恪寄信，苦勸其勿改少作，而扶南不從。方知存幾句好詩，亦須福分。隨園詩話卷三

凡例原文云：『方志爲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云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僻；而簽改爲「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爲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聖祠記，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頃復活。』化卽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簽立化句云：『有誤否？』則下文復活無根。文史通義卷八 覆荊州書

附錄 近人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緒言五誤字之宜改者

漢武帝李夫人歌，見於漢書、藝文類聚、樂府詩集，『偏何姍姍其來遲！』偏皆不作翮。古詩紀、詩鏡、古詩選、古詩源等，皆誤作翮字。

第三編 增加之例

一 通論增加之例

思贍者善敷。……善敷者辭殊而意顯。……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文心雕龍辭裁

鼻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史通敘事

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敍珠去來之意耳。』

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敍珠去來之意，若有神助。』困學紀聞卷十七評文翁注引黃璞名士傳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

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宋傳類鈔卷五

二 增加之例之得者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校勘記云：案家語作「昔周穆王」，李善注赭白馬賦引無

「昔」字，有「周」字。陳樹華云：『疑作「昔周穆王」，蓋楚亦有穆王子華對楚子言，故加周字，此非引書者以意

增改也。」左傳昭公十二年并校勘記

按以文義言，當從陳說增「周」字；惟傳文下句「周行」之「周」字似當避，據疏語可改為「遊」。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尙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

『木梁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鶴林玉露卷十一

按困學紀聞卷五禮記篇，亦述劉美中所藏古本禮記多「則吾將安仗」一句，其辭大略相同。翁注引欽定

禮記義疏云：『謝枋得曰：「劉尙書美中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案家語及高麗本，皆

有此五字，應從之。』

附錄 王引之經義述聞禮記一則

『泰山其積，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引之謹案：『哲人其萎』四字，乃後人據家語

增入，非禮記原文也。上文『泰山其積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鄭注曰：『泰山，眾山所仰；梁木，眾木所放

（正義曰：「放，依也。」）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是「哲人其萎」兼有「無所仰」之義，非

但「無所放」也。若如今本，以「哲人其萎」專屬之，「吾將安放」則鄭必不如此注矣。蓋鄭本作：『泰山其

積，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積，則吾將安仰』，正謂哲人其萎，

則吾將安仰也；『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文見於此，意通於彼，不必更言「哲

人其萎」矣。且下文「夫子殆將病」即是「哲人其萎」也。王肅作家語，乃妄改其文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詰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見終記篇）後人據此，遂增「哲人其萎」四字於「則吾將安放」之上，而文義參差矣。哲人爲人所「仰放」，何得但言「放」耶？孔仲達不能釐正，而云：「子貢意在恩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總云「吾將安放。」此曲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本道字旁添。案唐石經旁添字多不足據，此道字獨與古合。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爲古本有道字之證。論語學而并校勘記

按貧而樂，何氏集解引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亦足證原文當有「道」字。樂道好禮，不特於文爲偶，而於義乃備；阮校增道字是也。

附錄一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二古人引用經子語一則

古人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詔，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附錄二 宋孫奕示兒編卷四貧而樂一則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較之史記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曰：『貧而樂道，』多一道字，必是脫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按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比論語多一「不」

字，辭意甚明。示兒編卷六
患得患失

按今本家語在厄篇曰：『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與孫氏所引稍異。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

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筆乘續
集卷三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大學末章：『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爲善之，此句上疑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爲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本章：『彼爲不善之小人，』是蓋復第六章小人爲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所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

學齋估舉卷一
大學中庸
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竊傲篇：『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念孫案：韓子難勢篇引此，「虎」上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李善注東京賦引此，亦有「爲」字。讀書雜志 逸周書

法儀曰：『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念孫案：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

曰：『奚以知天之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讀書雜志 墨子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少「曰」字。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

齊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念孫案：卮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卮，故下文云：『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

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並作『

酒一卮。』史記楚世家作『一卮酒。』讀書雜志 戰國策

陳勝項籍列傳：『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言

『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

文選，並脫「齊楚」二字。讀書雜志 漢書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

衡凡引高帝語，卻皆有「劍」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爲奇者，不可不知也。日瑣齋 筆記

按「劍」與「法」但云「三尺」，失之太晦，不可解，自以增「劍」與「法」字爲是。又按史記高祖本紀

「提三尺」下有「劍」字，而漢書無之，此當指漢書。

附錄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二則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雖是着題語，然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遊，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按以上所論，與黃氏筆記之言，正相發明。惟宋陳巖官庚溪詩話卷下獨以爲不然。今并照錄於下：「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旣爲此，則詩家用其本語，又何不可？」）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橋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庚溪詩話卷下曰：「今按孔圭傳，圭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圭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爲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留侯世家云：『左右大臣多勸上都維陽，維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卻少一「日」字。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敖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

女也敖」三字，又皇親部十一、人事部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字。讀書雜
志漢書

食貨志：『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

仲舒傳補。讀書雜
志漢書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云：『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

日不久矣。』注曰：『國策無「矣」字，史無「之日」字，以文義皆當有之。』古文辭類纂
議類上編一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

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

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序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史通雜
說上

袁宏……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座，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傳世說注作

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恫（恫世說注作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

性（性世說注作物）之足傷，（乃世說注作實）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

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慙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晉書文苑傳

晉孝武帝崩，從叔尙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南史王誕傳

按全晉文卷二十王珣撰晉孝武帝哀策文略云：『自權旻凶，秋冬代變。霜繁廣除，風回高殿。帷幕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云云。

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

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南史張融傳

按藝苑雌黃云：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漁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學者徒知柳絮撒鹽用謝安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南史后妃傳：梁元帝徐妃淫通多人，及死，以屍還徐氏，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今金樓子無及徐妃事，蓋書有闕也。

第金樓子文多依理，中有后妃傳，亦載古今后妃內行可鑒戒者，或有述徐妃事爲戒耳。如南史傳文，似金樓子一書，專爲述徐妃淫行而作，文法未分明也。乙卯劉記

按述其淫行句上加一「嘗」字，則不致疑金樓子專爲徐妃而作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與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百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石林詩話卷上

按唐李肇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喬木轉黃鸝』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十五嘗述之。張宗柟附識曰：『漠漠陰陰四字，覺情景如畫；下五字栩栩欲活，想見積水輞川，此翁會心自別耳。』又按李嘉祐天寶七年進士，視右丞開元登第時後二十載，然考右丞之歿在上元初年，固非渺不相及也。石林燕語謂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亦何不可之有？

斷刑論下「果以爲仁必知經」句，仁下疊一「仁」字。又「智必知權」上補「果以爲智」四字。義門讀書記河東集

按依何校當云：『果以爲仁，仁必知經；果以爲智，智必知權。』文義舒暢矣。

歐陽公爲韓魏公畫錦堂記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爲文不易如此。宋碑類鈔卷五

接近人來裕恂漢文典卷一文法第四章增改法曰：文之病不暢也，由於用字過少；如韓魏公作畫錦堂，歐陽修爲之記，起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魏公得之，頗愛賞。後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

魏公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大暢，此增字之妙也。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歐公作史，炤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誦至「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一置茲山，一投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惇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

水之淵……』」文忠公喜而用之。記賦

爲文字語雖貴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弘景傳云：「楊虞卿私造其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尙私謁耶！』惶恐去。」

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

乃不屬乎？？ 淳南遺老集
新唐書辨

按據此，前增「虞卿」字作「虞卿惶恐去」；後增「曰」字，作「其一曰」「其二曰」「其三曰」語意

文氣乃足。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卻敵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佳，更當添以二「者」字。」景文賦雖不逮蜀公，然破題云：「月滿邊塞，人

登戍樓，」亦奇語也。宋碑類
鈔卷五

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卻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旣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

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曲洧舊聞卷二

救災議：『則百姓何以贍其後。』此句上增「不久行」三字。

戰國策目錄序：『二子乃獨明先王。』先王下增「之道」二字。

又：『豈疴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不字上增「所」字。以上義門讀書記元豐類稿

東坡與小妹黃山谷論詩。妹云：『輕風細柳，澹月梅花。』中要加一字作腰，成五言聯句。坡云：『輕風搖細柳，澹月映梅花。』妹云：『佳矣，宋也。』黃云：『輕風舞細柳，澹月隱梅花。』妹云：『佳矣，猶未也。』坡云：『然則妹將何說？』

云：『輕風扶細柳，澹月失梅花。』二人撫掌稱善。堅瓠七集卷四蘇黃論詩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老學庵筆記卷一

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蘇，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誠齋詩話

良齋先生謝尚書嘗云：未第時，試仁義天下之表制賦，當時從遊場屋者眾，皆閣筆，無以體「表制」者。自作第四韻

散句有曰：『民多拱極之星，世絕駭輿之馬。』為「表制」設也。有學生會其性者，巧於移掇，上添兩句云：『如天其

大，民皆拱極之星；若路以由，世絕駭與之馬。』非特喚醒得題目意透，又以「星」襯「仁天」，「馬」襯「義路」，「表制」在其中矣。較有工夫，乃占第一；予次之。作書者不可不知。示兒編卷八賦貴巧於使事

按「曾其性」之「性」疑本作「姓」，「其姓」非曾名也。

予所作腹劍辭，方石評末句云：『添一恨字，即精神百倍。』……腹劍辭曰：『腹中劍，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構仇結怨身焉逃。一夜十徙徒爲勞，生無遺憂死餘恨，恨不作七十二塚藏山劫。』按旒堂詩話

按方石，謝氏。

三 增加之例之失者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校勘記云：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

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

論語公治長并校勘記

按車馬衣裘，爲子路所願與朋友共敝無憾之四物，文本整齊；加增「輕」字，而讀衣爲去聲，則「願車馬」與「衣輕裘」二句之意不相稱，辭氣亦欠順，阮說是。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校勘記云：皇本「臨」

下有「民」字，又「則敬」「則勸」「則民敬」「則民勸」。案作「臨民」作「臨之」俱可，若「民之」連用，則不詞矣。疑皇本誤。論語爲政并校勘記

詩用經語，有增一字而複者，潘安仁「畏此簡書忌」。魏齋詩話

李義府嘗作詩曰：「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態，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竊人文章，有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鑑自憐迴雪態，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詩話總龜談諧門卷三十九

今世所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羅池廟碑）文多同，惟集本……「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是。錄跋尾卷八唐韓愈羅池廟碑

桑榆雜錄云：「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觀之，尙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戶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此處欠之。」荆公大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淳南遺老集文辨

朱熹云：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然此說本語首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周濂溪集卷二啓馬

太極
論辨

按朱子注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句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是解太極二字。）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據此，若如宋史增爲『自無極而爲太極，』則是無極與太極判而爲二，適合象山所譏『疊牀上之牀』也。又濂溪集卷七載朱子云：『延平本「無極而太極」，而「下」誤多一「生」字。』其增字之失與宋史等。

第四編 刪節之例

一 通論刪節之例

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字刪而意闕，則缺乏而非覈。文心雕龍錄裁

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九與元九書

文字有難於自信者，必資良友刪削。昔曹子建之言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抑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二公皆雄於文者，而其言如此，學者可不深長思乎？退齋隨筆卷十九學文

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於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居士外集卷十七與尹師魯書

按舊史，卽薛居正之五代史，歐陽公藉之以刪成新五代史者。

南豐……適欲作一文，事多，因託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成數百言……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多冗。』

字……』後山固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一兩行……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義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朱子語類
論文上

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登雪叢說卷
上文字節要

附錄 近人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一則（見章句篇）

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復刪省成十二萬言。是則章句之文，可以損之又損，知其多者皆浮辭也。

夫善取者不如善舍，善改者不如善刪。凡博而之約，嶢嶢絢爛而之平淡，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以致此者可思也。魏伯子文集
卷一刪詩序

按此爲魏際瑞自刪所作詩而自序之辭。本集卷四與子弟論文書云：『善改者不如善刪，善取者不如善舍。』蓋一意而重述之耳。又際瑞弟禧作伯子文集序云：『伯子……年未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觀此，則際瑞乃真能自踐其善刪之言者。

古人之所必刪，即時人之所甚好；惟時入甚好，是古人所必刪也。魏伯子文集卷
四與子弟論文

附錄 近人王逸塘今傳是樓詩話一則

余最喜樊榭（厲鶚）論詩，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之語。以此告人，并時以自箴。

東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此可得學簡之法。然句中刪字，篇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於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卻多少筆墨；能刪題，乃真簡矣。目錄卷二雜說

按東房即禧兄際瑞之別號。禧又有復維珂雪手簡云：『願足下於集中省篇，篇中省句，句中省字。文章如用兵，貴精不貴多。韓淮陰多多益善，王翦六十萬，古兵家亦少有是。』此泛釋善刪之義。又宗子發文集序云：『識不高於庸眾，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答施愚山侍講書云：『善爲文者，有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此皆可爲「刪題」之注腳。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劉伶非無他文章。鍾退谷謂劉春虛生平詩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歎，春虛之長，不止於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正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人半妝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刪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爲詩，不下三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符升）曹祭酒峨眉（禾）爲撰精華錄，意存簡貴；然所取尙近千首，愧山谷昌穀多矣。香祖筆記

按王漁洋精華錄之輯，即寧都魏氏所謂集中刪篇也。

二 刪節之例之得者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綸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是也。』困學紀聞卷三詩

按王應麟引此言，不加評論，閻若璩等則以朱氏之說爲非事實；然詩文不厭刪削而後名世，其理固有如此者。又翁元圻案：『朱子發之說，本於歐陽公。』今并錄歐陽公之說於下，以便參證。歐陽公之說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以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尙絢，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公羊（當作穀梁）稱：『鄴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史通微事

按魏際瑞與子弟論文云：「古人文字，有累句澁句不成句處，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傷氣格，故寧存其自然。名帖之存敗筆，古琴之仍焦尾是也。昔人論史記張蒼傳，有「年老口中無齒」句，宜刪曰「老無齒」。公羊傳：（當作穀梁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刪云：「各以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史遷之文，又於神情特不生動。」浦起龍云：「高赤擅弓，複調取致，原非史部家言，劉公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詬之。」觀此，則文史作法分途，詳略得失，不可拘執。讀者以心知其意爲上。

又按今通行注疏本穀梁傳成公元年原文作「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凡劉氏所云「逆」者皆作「御」。又公羊傳成公二年敘此事較略，曰：「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逆跛者，眇者逆眇者。」可並取比較之。

論語：「惡居下流而誦上者。」漢石經無「流」字，陳仲魚孝廉鱸曰：「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誦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誦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蓋依通行本增入也。『惠徵君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端履案：祭統「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流字對上澤字而言。今論語自以「上」「下」對文，斷不得有流字，當依石經爲是。重論文齋筆錄卷一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宜除二十四字。史通點類

按此殆指「門人問曰」下複舉「昔公索氏」云云三句二十四字宜除也。

又按劉氏點煩篇，摘取子史中文，其字句煩冗繚繞尤甚者十四則，皆以色筆點去之。使歸簡潔。『可惜傳刻失真，點去文留，譬跳古者，空憑廢蹟而已。』（用浦起龍語）然其中亦有可略窺其意者，今特存家語及十六國春秋（見後）各一則，以概其餘。

附錄 唐劉知幾史通點煩小序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雖七（浦注：敘事篇在六卷，疑當作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云：『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上；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幾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實而談，非是苟誣前哲。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說苑至公

按呂氏春秋貴公云：『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問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孫龍子跡府云：『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

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家語好生云：「楚恭王出游，亡烏噪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四書同記一事，以呂氏春秋最簡，惟老聃一說，近於玄談，於辭費解。公孫龍子最繁，辭過文飾。家語雖僞書後出，頗具剪裁，然皆不及說苑之辭爲明潔。法儀曰：「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念孫案：既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讀書雜志墨子

魏策：「唐且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念孫案：「請」下不當有「出」字。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史記魏世家、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字，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亦無。讀書雜志魏國策

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剩「諸侯諸侯」字乎？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鄉，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弟子產。」予謂言「孔子爲泣」則「聞」字亦着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爲簡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弟」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予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熊事但云「我又射殺之」可也。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趙世家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予謂趙王遷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倡何與焉？此句爲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按依王氏意，馮唐傳當刪作「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

范雎傳云：「須賈謂范雎曰：『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此當云：「願爲君借於主人翁，卽歸取車馬。」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聶政欲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爲輔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多「聶政乃辭」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尸，暴于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緜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云云。』但言『政姊嫫聞之於邑』，豈不簡快乎？又曰：『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多「諸眾人」字。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樂毅報燕惠王書云：『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勿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注云：『主不同量，謂夫差非其父之倫。或有「臣」字非。』古文辭類纂書說類二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曰「字與」以爲「意重複。柳文鶴說云：

『余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亦是類也。』淳南遺老集文辨

秦始皇本紀：『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

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讀書雜志史記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字。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卻「曰」字。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故。』此句

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史通雜說上

『石奢爲楚相，行縣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但云『縱之。』可也。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

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及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白，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即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其辭云云。』不亦可乎？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司馬遷傳：『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誤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讀書雜志漢書

漢書昌邑王傳：『即位後，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按文煩複而無當，宜改上句云：『夢有物積西階東，』接其下云云，則文省而事理益明矣。乙卯劉記

馬融爲馬援兄余之孫，兄子嚴之子。後漢書列馬援傳十四，馬融傳五十。融里籍已詳援傳，則融但著嚴子可也。范氏復敍扶風茂陵，不相顧也。乙卯劉記

河南尹田歆問外甥王諶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後漢書刪去託子孫一句，使歆身分增高。隨園隨筆卷二後漢紀與後漢書異同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長成，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或作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除二十二字。史通點煩

按劉氏云「除二十二字」，舊注以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今姑以鄙意除二十二字，別錄正文如下：『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誰坐此席者，吾當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婿，昞其人也。』』亦未知果有當否？

一富翁慕好客之名，而不甚設酒食。一日諸詞人雜坐，久之，惟具水浸藕兩盆而已。諸人舉手而盡。一客因誦：『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之句；云，太白此詩，若刪去四字，便合今日雅會矣。一客問宜去何四字？答云：『客到但知留，盤中惟有水。』眾皆大笑。堅瓠三集卷三刪太白詩字

按此雖諧談，而句意甚切事實，以文論，亦刪例之得者。

韓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謂憲宗即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楊惠琳伏誅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則應是元和二年矣。然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綱目皆書『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則平夏平蜀，俱在

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谿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為誤。新書吳元濟傳全載此碑，却刪去「明年平夏」句，并刪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謂即登極之明年也。尤可見其不苟下筆如此。陔餘叢考卷十一
新唐書隸事之舊

按新唐書刪去「平夏」句，於事實有未備，擬但刪去「平蜀」句上「明年」二字，似較合。

柳宗元漁翁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蘇軾曰：「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有亦可。」柳河東集

卷四十三
古今詩

按王士禛漁洋詩話曰：「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一首，如作絕句，以「欸乃一聲山水綠」結之，便成高作；下二句真蛇足耳。而盲者顧稱之何耶？」其言蓋出於東坡。

送薛存義之任序：「今我受其直。」義門讀書
記河東集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

蜀主孟昶為文頌諸邑云：「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脫胎換骨法也。容齋續筆卷一
戒石銘

按此由二十四句改爲四句，亦刪節法也。

歐公秋聲賦云：『如赴敵之兵，衝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入馬之行聲。』多卻「聲」字。又云：『豐草綠縵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卻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南

遺老集
文辨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書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嘆嘆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於相」。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三六一居士

五王贊云：『五王提衛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贊牙一啓，爲豔后豎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新唐書糾謬卷十三五王贊中不字

嗣昭初喜嗜酒。今案喜卽嗜也，賸「喜」字。案薛史作「初嗜酒好樂。」五代史纂

歐公贊唐太宗……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游南遺老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剩卻八言。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此八字爲贅。捫蠡新語卷二

說苑目錄序：『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於理。』「有」字衍。義門讀書記 元嬰類稿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天下之所

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誠齋詩話

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津南遺老集文辨

按「予」改「之」亦可。或曰：「莫予追」即「予莫追」之倒文。存參。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山谷爲坡寫

此賦爲屏障，云：『扣舷而歌曰：』又云：『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觀精銳。誠齋詩話

按依誠齋所云，山谷所書赤壁賦應如下文，云：『扣舷而歌曰：……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如

怨如慕。』

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

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刪去，姑鉤畫於旁，俾觀者別擇焉。古文約選序例

按方氏代和頌果親王評選古文約選一書，於各家文之枝蔓者，刪節頗多；今以限於篇幅，僅節錄數則，爲例

如後：（括弧「」中字，即方氏所擬刪節者。）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

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斃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仇，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

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

歐陽修原弊論云：「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

歐陽修瀧岡阡表云：「太夫人仁愛而有禮，……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

歐陽修孫明復墓誌銘云：「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石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

蘇洵史論上云：「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

蘇洵議法云：「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也！」

蘇軾御試制科策一道云：「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

蘇轍唐論云：「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憂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

又云：「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云：「唐既亡矣，陵夷至於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知有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云：「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

又云：「其葬也，以至和四年，耐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曾鞏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云：「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

又云：「臣愚非敢以是爲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

曾鞏南齊書目錄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耶？」

曾鞏說苑目錄序云：「向采傳記百家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

曾鞏宜黃縣學記云：「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按姚鼐古文辭類纂於「夫然」之「夫」下注云：「疑「固」。」蓋以「固然」承上爲句也。）

葉平原暮春卽事一首：『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俱削上二字，仍是宋人絕句。四漢詩話卷一

三 刪節之例之失者

史記曰：『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古史曰：『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黃帝。』以文法言之，「爲天子」三字，與是爲之「是」，「恐皆不可去」。黃氏日鈔卷五十讀古史五帝紀

按黃氏讀古史五帝紀又一則云：『文不可以省字爲工，文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此語顧亭林嘗述之於日知錄中，以見前人之文，不可妄刪，惟亦當活看耳。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舍其半，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夫存否且不知，顧安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諱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古史視史記多省文。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之文，其可省乎？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黃氏日鈔卷五十一讀古史樛里子甘茂傳

按日知錄亦嘗引黃氏此語，以證辭主於達。

史記外戚世家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陵，韓嫣白武帝，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使左右羣臣入家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牀下，扶持出。武帝下車，曰：「噯！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入宮。』前漢書外戚傳曰：『帝下車，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觀國按字書曰：『噯，胡伯切，大喚也。』武帝歎訝其藏匿而大喚之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噯字，則不見其歎訝之聲矣。方俗解語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隱於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求輒得之。漢書刪卻「卽自疑」三字。高祖本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見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二十二史劄記卷一史漢

漢高祖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至張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僞爲遊雲夢，縛韓信載後車，信歎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者，如子房棄人間事，從赤叔子遊，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馬遷具書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語，此未達淮陰之歎耳。聞見後錄卷九

按邵云削去下二語，殆指『飛鳥盡，良弓藏』二句。惟考之史漢原書，實不止二句。今摘錄兩書傳文如下：史記淮陰侯列傳曰：『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漢書韓彭英盧吳傳曰：『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荀悅漢紀……勝漢書者，紀稱灌夫罵程不識不值一錢，田蚡曰：『君眾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地乎？』李將軍，

李廣，夫素所敬也。漢書刪此二句，則爲李將軍地一語意不顯矣。隨園隨筆卷二前漢紀與漢書異同

柳子厚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郭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

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問見後錄卷十四

『吾戴吾頭來矣』下有『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云云。悍卒特常侍，兼特副元帥。段公之言，不惟破其所恃，而又使之有顧畏之心。以此諭甲者，可謂適合體要矣。今注但存讓晞語，非是。全唐文紀事卷九十引綱目分注拾遺

宋景文修唐書……吳元濟傳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容齋五筆卷五唐書載韓柳文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爲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尙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失也。容齋五筆卷二唐史省文之失

新唐書自夸文簡於初，事增於舊；然硬刪舊文一二字，往往晦塞不通。除顧亭林日知錄所摘外，余又摘數十條。如孫可之書何易于云：『故相裴公刺史綿州，嘗往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導從者，裴公之所從也，卽

黎幹滅虜之義也。新唐書引之而刪改曰：『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則竟指爲易于之導從矣。蕭穎士傳：『人勸其僕去，僕曰：「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新書刪一「去」字，曰：『非不能，』便不成句。韋表微傳：『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抵其違。』抵其違者，抵其違悖也。刪去「悖」字，便不成文。李德裕傳：『李宗閔牛僧孺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條者，條陳失政也。刪去一「陳」字，又不成文。惠文太子範傳：『明皇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於我豈有異哉？趨競者強相附，我終不以爲織介。』』織介者，織介之嫌也。去一「嫌」字，又不成文。李忠臣傳：『李諫德宗欲誅張涉，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乏財。』』此句新唐書原作文「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所謂先生者，天子家之先生也。刪「天子家」三字，則先生二字落空。安祿山傳：『祿山專進奇禽異物以惑帝心，而人不聊。』不聊者，不聊生也。刪去「生」字，亦落空。隨園隨筆卷二新唐書硬刪文義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效於甘露；憲宗勵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曠氏之志，至於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效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並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卻刪去之，豈不可惜？容齋五筆卷九擒鬼章祝文

第五編 摹擬之例

一 通論摹擬之例

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文選陸士衡文賦

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文心雕龍物色

附錄 近人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附錄駱鴻凱物色評語

夫文貴自出心裁，獨標新穎；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焉取規摹仿效，致來因襲之譏。然寫花鳥，繪烟嵐，則誠有不盡爾者。蓋物色古今所同；遠視黃山，氣成葱翠；適當秋日，草盡萎黃；古有此景，今亦無以異也。是故古人之作，雖已泄宇宙之祕，窮化工之妙；清辭麗句，脗炙文林。然後賢有作，倘能卽勢會奇，因方借巧，妙得規摹變化之訣，自成化腐爲新之功；又況意之爲用，其出不窮，同敝一景，而以悲愉各異，則後者初非襲前。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杜甫後出塞）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詩大雅角弓篇）一敝愁慘之象，一狀整暇之容，語同而用意別；特作者臨文，偶然湊合，非相襲也。同賦一物，而比興不同，則諸作各擅其勝。如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是患難人語；李商隱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此因此與之不同，而各據勝境也。由此觀之，『雨滴空階，』『月明積雪，』『亭皋落葉，』『池塘草生，』凡諸美景，雖至不可紀極之世，言之亦無害爲佳構；李文饒所謂：『文章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不其然哉！

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賓嘉，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

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梁簡文帝集卷一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宜以古之體製爲本，今之辭調爲末。顏氏家訓文章篇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通襲）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卽徧摹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矢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矣。

史通
言語

按夫差魏武之詞，皆見前改易之例。編改易之例之失者，章三國志魏志武帝並注。

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

『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韓昌黎集卷十
八答張正夫書

創意造言，皆不相師。……陸機：「悅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噫噫」，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李文公集卷六 答朱載言書

按此論須以意會，不然，其流弊必至生澀杜撰，且有辭窮之時。金王若虛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亦言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翻之說？且天下安得許多新語耶？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辭也！」斯言實足以糾其失。

古人之學者，……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今之學者或不然。……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居士外集卷十九 與樂秀才第一書

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宋景文筆記卷上

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元豐類稿卷十六 與王介甫第一書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

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黃山谷集答洪駒父書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冷齋夜話卷一

按野客叢書附錄亦載山谷此語，惟「不得工」作「不得盡」，「窺入」作「窺模」。又冷齋所舉例，今別錄，見後。

陳無己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閨中歌辭致峭嚴，語脈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藥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珊瑚鉤詩話卷二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其妙處，不專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滄南遺老集詩話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賅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

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容齋筆

卷七
七發

按日知錄嘗節引此而論之曰：『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朱子語類論文上

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朱子語類論文上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語句，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髮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螢雪叢說卷上文章活法

詞以意趣爲主，不要蹈襲前人語。詞源卷下意趣

鹿菴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迹，俱不若孟軻氏一字

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玉堂嘉話卷二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學古者也。韓師孟，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此最爲文之妙訣。黃澤長語卷下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文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卽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蹶」，稱「取」曰「撻」。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字句亦未嘗肖左也。至於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擗摺古文，奄爲己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卻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誠爲何鄉貫矣。

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涼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況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殺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謂學古者乎？白蘇齋類稿卷二十論文上

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撫腐澁之辭。有才者調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僂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歐花齋集卷六雪濤閣集序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嚮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錦帆集卷二敘小修詩

按小修爲宏道弟，中道之字。中道嘗敘宏道集曰：『先生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二人之持論正同。

陶石簣曰：『讀諸經書，諸史子，諸古文，鎔會變化，做成自家一種手筆，而無摹擬盜襲之跡，方稱大家。譬如釀花爲蜜，蜜成而不見花也；釀稻爲酒，酒成而必去其糟也。』讀書作文譜卷十一 作古文宜自成一家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金石要例論 文管見附

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畫法書，初紙乍脫，尙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

之，乃復佳耳。顧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七高時華答李復初

君詩之病，在有於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不能登峯造極。亭林文集卷四 與人書十七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

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曲禮之訓：『毋剿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以上日知錄卷十 九文人摹倣之病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

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殆類吳

人之呼庚癸者矣。）日知錄卷十 九文章繁簡

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謂唐宋無文，則可

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矣。

君子之爲古文辭也，爲其真者而已矣。真者不必貌之似也。彼僞鼎彝者，淬以銅青，飾以土蝕，亦何益乎？篆隸之變而八分行草也，晉之羲之獻之，唐之虞世南顏真卿，亦工其變者而已矣。不聞其習篆隸也。以上莊海堂文集後麟唐序

今人之爲古文者，非尺寸規模古人，則滅裂其法，而冒然無所據。夫學古人而似，與不學古人而不似，皆非所以爲文者也。要其大弊，則由於中之無物，而苟漫然以爲文，如優伶笑哭，不本之於喜於哀，則雖足以動旁觀之悲歡，而於吾所以笑與哭者，亦何與也？魏伯子文集卷一學文堂文集序

汝學文須學古人文，不當以古人子孫爲祖父；然同時人情事相比近，吾可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如見大匠斲樸，易爲工巧。魏叔子文集卷六與許子世傑論文書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爲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

目錄卷二雜說

或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平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沈酣；徧歷諸家，博采諸篇，刻意體認。及臨文時，不可著一古人名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之跡。蓋模擬者，如人好香，徧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模擬者，如人日夕往香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卻通身香氣迎人也。目錄卷二雜說

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與會所至，感激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

傅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魏子文集卷五答謝市草書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魏叔子文集卷八宗子發文集序

予謂爲詩文者，必有其原焉。苟得其原，雖信筆而書，稱心而出，未嘗不可傳而咏也。不得其原，則餽飮以爲富，組織以爲新，剽竊模擬以爲合於古人，非不翕然見稱一時也。曾未幾何，而冰解水落，悉歸於烏有矣。是故爲詩文者，要以義理經濟爲之原。堯峰文鈔卷三十拾瑤錄序

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

堯峰文鈔卷三十二
與梁曰錕論類書

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堯峰文鈔卷三十三答陳謨公書二

學書須學真跡，不是不看石刻；作文要作自家話，不是不學古人。魏吟雜錄卷四讀古法說

學詩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通，通而無礙，斯用之矣。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乖於理事情，是

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原詩

按葉氏又云：『好摹倣古人者，竊之似，則優孟衣冠；竊之不似，則畫虎類狗。與其假人餘焰，妄自尊尊，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即此文不可附會古人之意也。

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餽釘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圈套。豈能自見性情！詩話

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即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餵人，有何趣味？詩話

昔人論貌古之病有二：一曰「減字法」，一曰「換字法」。余謂務求減字者，必先工於換字，其病雖異，而病源則同也。癡學卷五 讀文筆得

李文貞（光地）教人學詩，先將十九首之類，句句摹倣，先教像了，到後來自己做出，自無一點不似古人，卻又指出是像那一首云云。此最是初學一妙訣。從來名家作詩作文，大抵皆從此入門，但不肯自說破耳。王漁洋最喜吳澗穎詩，初時句摹字倣，到後來自成片段，便全不似他。今集中尚存和澗穎兩詩，以原詩對勘，幾如硬黃響搗書。此即其少年用功之迹，學者當善領之！退菴隨筆卷 二十學詩

附錄一 近人王闈運湘綺樓論文一節（國粹學報第二十二期文編）

學古當漸漬於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取古人成作，處處臨摹，如仿書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帳記，皆可摹古。然後稍記事，先取今事與古事類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比而附之；終取今事爲古所絕無者，改而文之。如是，非十餘年之專功，不能到也。人病在好名欲速，偷懶姑息，而孰肯刊楮七日，以削棘猴？故自唐以來，絕無似古之文。（按作文如臨書，此言似本於明李夢陽，夢陽固以摹古爲世倡者。其與何景明論文書云：『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又云：『今人摹臨古帖，卽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皆可與王說相參證。）

附錄二 近人駱鴻凱讀選導言十六述王闈運論文語一節（學術世界第一卷第七期）

王氏論文，常自標榜模擬；又恐人挾其成心，以爲貌似之佳，不如神似，嘗曰：『夫神寄於貌，遺貌何由得神？優孟去其衣冠，直一優耳。不學古，何能入古乎？古之名篇，乃自相襲，由近及遠，正有階梯。譬之臨書，當須池水盡黑，至其佳處，在自運耳。晉人行草，大抵相類；漢魏之文，約略相同。知此，可以學古矣。』又曰：『文須先學聲口，方別古今，非描畫所能工，不描畫，愈不工也。大篇文既非寸寸可摹，五經文尤非摹仿可似。初入手時，但取東漢小簡，如諸葛、曹公手牘，及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諸小說，將漢魏字句用法，熟習心口間，自然脫口如生，入手卽是；如

置身莊嶽，無非齊語。小篇既成，乃學大篇。先成傳記，乃發論說。先有繩尺，後始放縱。其作大篇，又須熟讀周秦漢浩瀚之文，寬其氣局，多其往復，泯其端倪，迷其去來，不使如八家有起伏痕迹可尋，則可入古矣。蓋王氏之論，剴切如此。

詩之學古，如孩提不能無乳姆也。必自立而後成詩，猶之能自立而後成人也。明之學老杜，學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過日。淶水亭雜識卷四

樊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陳語，自謂有出處，自矜典雅，不知其爲襲也，剽賊也。

大約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爲臭腐；原本古人意義，到行文時，卻須重加鑄造，一樣語言，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未嘗不換字，卻不是換字法。以上論文偶記

按朱子語類論文上略云：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換字法爾；如言湖州稱霽上，此換字法也。蓋換字之本旨在避熟；其不善換字者，文既空虛，徒流僻澀。樊宗師以甲辛換東西，所以見諳於通人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杜陵云：『轉益多師是我師。』師豈有一定哉？堯問路於牧童，則牧童卽堯之師；孔子愛孺子滄浪之歌，則孺子卽孔子之師。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閣下之師，專取杜韓白蘇四家，而其他付之自鄙無識，有託足權門，自負在太師門下之意，則身分似峻而反卑，門戶似高

而反仄矣。況非天寶之時世，而強爲呻吟，無起衰之文章，而徒襲譬效，抑末也。古作家最忌寄人籬下。陸放翁云：『文章切忌參死句。』陳后山云：『文章切忌隨人後。』周亮工云：『學古人只可與之夜中通夢，不可使之自畫現形。』顧寧人答某太史云：『足下胸中總放不過一韓一杜，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董香光論書法亦云：『其始要與古人合，其後要與古人離。』凡此皆作家獨往獨來自樹一幟之根本，亦金鍼度世之苦心。小倉山房尺牘卷十答觀藍塘太史

高青邱笑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詩者，像生花之類，所謂優孟衣冠，詩中之鄉愿也。譬如學杜而竟如杜，學韓而竟如韓，人何不觀其真杜真韓之詩，而肯觀僞杜僞韓之詩乎？孔子學周公，不如王莽之似也；孟子學孔子，不如王通之似也。李義山香山牧之，昌黎同學杜者，今其詩集，都是別樹一幟，杜所伏膺者，庾鮑兩家；而集中亦絕不相似。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陸放翁曰：『文章切忌參死句。』黃山谷曰：『文章切忌隨人後。』皆金針度人語。漁隱叢話笑歐公如三館畫筆，專替古人傳神，嫌其描也。五停山人嘲鸚鵡云：『齒牙餘慧雖偷拾，那識雷同轉可羞。』又曰：『爭似流鶯當百囀，天真還是一家言。』隨園詩話卷七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篇文章，頗不相同。綴詩品著我

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惜抱軒集卷八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迹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迹不能忘，揚

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古文辭類纂自序

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惜抱軒尺牘

積與伯昂從姪孫書

史記多采尚書、孟子、左傳、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等書，或全書其文，或摘敘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前，皆取史記而刪節之。……此則書各專行，不嫌引用，並非掩其美為己有也。陔餘叢考卷四 十竊人著述

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入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為李乙，豈矯異哉？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者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己出。以上文史通義說林

按新唐書李光弼傳曰：『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磨礮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此稱李廣入程不識之軍，疑當作李光弼入郭子儀之軍。

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倣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字，即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北江詩話卷二

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二復陳右銘太守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曾文正公家訓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辭章上用功。說文既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抄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抄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曾文正公家訓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附錄 近人陳曾則古文比凡例

初學者必從摹擬入手；雖出於有意，無礙也。其學既進，其境既熟，其術日深，而後能去其形貌，而得其神理。廉卿先生云：『與古人訴合於無間，』非好學深思，安能得之？

二 摹擬之例之互有得失者

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日宰輔爲丞相，而譙周古史考思欲攢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星握紀，海內大同，君靡主客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浦起龍通釋：作議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體。）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浦釋：二字疑衍）江湛僮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

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殺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隱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邱明之體也。至如敘管敗於郟，先濟者賞，而云「上（浦釋當作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浦釋恐脫掬字）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而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史通模擬

按浦起龍曰：「篇言模擬者，師古之義也。」又曰：「貌，猶文也；心，猶實也。」近人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竊謂模擬，自以脫化爲貴，次之求其的當。雖使心貌俱同，固無譏也。若乃貌同心異，固不可謂之模擬，但能謂之糺。」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鸚空樹響，壙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

二字勝矣。陰鏗云：『鸚鵡隨入戶，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慇懃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云：『慇懃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誠齋詩話

作文之法，襲取前人字句，以爲己有，與作賊無異。然賊最須善作，必較原本更爲佳妙，雖失主認賊，亦難辨別，方爲能手。若活剝生吞，到案即破，則爲笨賊矣。如前明王遂東思任頌節錄序中段曰：『吾一身爲馬氏之母，爲馬氏之父，爲馬氏之師，爲馬氏中興之主，爲馬氏稽覈之督，爲馬氏禦侮之臣，爲馬氏奔走之僕，不獨爲馬氏妻也。』雜沓寫來，筆勢奔湧，全篇精警，具在於此。國初魏叔子秦節母傳，首段泛論婦節，次段敘節母夫死子幼，又遭兵亂曰：『雖偉丈夫當此，左右支吾難矣；而節母以一婦人身處其間。』孫枝蔚曰：『突然接入。』節母爲秦氏母，（以上並未點出夫家之姓，至此始點。）爲父，爲師，（短句）爲秦氏再興之主，爲秦氏禦侮之臣，（長句）魏禧曰：『嗚呼！節母可謂恆其德者矣。（唱歎）』此下接敘節母事實兩段，而以『魏禧曰：嗚呼！可以傳矣。』九字作結。此文之妙，全在一「孫枝蔚曰，」兩「魏禧曰，」十字安放得當，頓挫入古，文境從公毅得來。（公羊傳子公羊子曰：子女子曰：魯子曰，高子曰，穀梁傳穀梁子曰，沈子曰，尸子曰等句，或爲己言，或爲時賢之言，突然接入，以盡抑揚唱歎之致。）「爲秦氏母數語，雖襲用王遂東句，然王作出自節婦自言，魏則託於旁人之口，（即謂之引古亦可，非以前人之文爲

己文也，故不嫌其襲。王作七疊，而句法不變；（以不變爲妙。）魏則五疊，而句法三變。（以變爲妙。句多不變，句少累變，左傳法也。）王作平直敘來，魏則於敘事中間突然插此二十八字，（絕不申明孫枝蔚爲何人，令人不測。）其佳妙勝於原本多矣。近見某作尹節母傳曰：『爲尹氏母，爲尹氏師，爲尹氏中興之主，爲尹氏禦侮之臣，』眾人稱爲奇警。余以王魏二作質之，然後知叔子之善於作賦，而此公之笨也。疑學卷五讀文筆得

三 摹擬之例之得者（無甚得失者附）

古人文字，有彼此絕似者，殆所效而然；然不敢謂其真相效也。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史記陳勝吳廣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耳，死國可乎！』皆連用四「死」字。柳宗元賀王進士失火書，有『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之語。李漢敘韓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文出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也。』子貢說越王勾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家語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見燕惠王喻曰：『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見戰國策。餘冬敘錄卷之閏三詩文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歷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

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段全學孟子子產聽

鄭國之政一章。戲服卷二說苑學孟子

按子產聽國之政章，見離婁篇下，今照錄於下，以資比較。其文云：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焦焦，受人之撻撻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

述古語也。困學紀聞卷十諸子

按說苑談叢亦曰：『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不如賈誼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然誼猶有未盡者，不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然則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然則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官徒自爲乎？謂孟語卷三孟子實生之說不及孔子『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

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舉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爲。』說郭卷九宋俞文豹吹劍錄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瘞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容齋四筆卷九作文句法

按此云前漢書贊，指班史卷四十五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傳；新唐書，指歐宋書卷二百二十三姦臣傳。茲節附成相如下：『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氣，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應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紉，春申道綴基畢輸。』

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芥隱筆記曹植用墨子語

孔叢子：子高遊趙，與平原君客鄒文季節善，及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而已。其言曰：『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長聚乎？』古詩：『人生非麋鹿，安能長聚首？』本此。郭遐周贈嵇康詩：『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可

以參看。柳亭詩話卷四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轅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與天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文心雕龍通變

接近人黃侃札記云：『彥和此言，非教人直錄古作。蓋謂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氏初學作文，於模擬昔文，有二事當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譬如序山川，寫物色，古今所同也；遠視黃山，氣成葱翠，適當秋日，草盡萎黃，古有此言，今亦無能異也。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爲之。或古無而今有，則不宜強以古事附會；施牀垂腳，必無危坐之儀，髡首戴帽，必無免冠之禮，此一事也。或古有而今無，亦不宜以今事比合；古上書曰「死罪」，而後世但曰「跪奏」，古允奏稱「制曰可」，而後世但曰「照所請」，若改以就古，則於理甚乖，此二事也。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原，旁及訓詁文律，悉能諳練，然後擬古無優孟之譏，自作無刻楮之誚，此制文之要術也。』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藝苑卮言卷二

按古詩十九首：『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兩「以」字一本作「已」。古書「已」「以」二字本通用，惟細思其意亦稍別。「已」者，溯既往之辭；「以」者，窮未來之辭；此詩當以用「以」字爲佳。李善注引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趨」之意正與「以」近。歐陽修踏沙行詞曰：『離愁漸遠漸無窮，』亦脫胎於此。

蘭亭敘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芥隱筆記 經史雜語

李充薦士與鄧鸞，鸞勸食肉，充厲聲曰：『說士甘於肉，』此後漢書語也。紀（後漢紀）則云：充說海內隱士，頗多不合，鸞舉炙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炙擲地曰：『說士之樂，甘於啖炙。』隨園隨筆卷二後漢紀與後漢書異同

文至後人，翻前人語愈工，如『洞庭波兮木葉下，』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刻意形容，光景愈出；而文法蒼然，已不如前。按鶴堂筆記卷四十四文史

『目送飛鴻，手揮五弦。』此晉嵇叔夜五言詩也。唐人獨孤及馬退山茅亭記中改作：『手揮絲桐，目送還雲。』直用其義，不覺蹈襲。權德輿吳興溪亭記則曰：『目送飛鳥，口吟招隱。』抑又下矣。然目送二字實有本。左傳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黠。』呂覽：『客有見田駢者，趨翔閒雅，辭令遜敏，田駢送之以目。』漢高目送四皓。孝景目送條侯。而東漢靈帝目送田鳳，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戲瑕卷二目送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

『秋草春更綠，公子未西歸。』卽如此意。石林詩話卷下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於造語，而元亮其尤也。唐子西文錄

唐太宗曰：『朕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非出於此乎？野客叢書卷二十九武王鏡銘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細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

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竝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

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權，林壑共煙霞對賞。』野客叢書卷十三王勃等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赤（一作芝）蓋齊飛，楊柳共青（一作春）旂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

勝。捫蝨新話卷二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文選楮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丹鉛總錄卷十九詩話類

王勃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卽王巾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卽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湛淵靜語卷二

附錄一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十五一則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也。

附錄二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七評文一則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附錄三 宋王觀國學林卷七滕王閣序一則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政治家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按：庾子山馬射賦曰：『落霞與芝蓋齊飛，野水共春旗一色。』

色。』王勃正仿此聯，非摹長壽寺碑也。長壽寺碑亦仿馬射賦，而句格又弱者也。

附錄四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杜少陵二引西清詩話一節

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磨月與常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旟爭貴。』語意互相剽竊。

王勃九成宮東臺賦序：『金石千聲，雲霞萬色。』可駕所作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

上。全唐文紀事卷六十七華國編

蘇子卿曰：『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子美曰：『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庾信曰：『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梁簡文曰：『溼花枝覺重，宿鳥羽飛遲。』韋蘇州曰：

『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三者雖有所祖，然青愈於藍矣。四漢詩話卷一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優劣。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曰：『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仔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籠。』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爲優。又白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李

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新話卷三詩
指物有優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珠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簷葡花。而王荆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閣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捫籛新話卷三詩
有四兩句優劣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啼。』吳且生曰：『韓子蒼謂丁晉公海外詩：「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余謂識面不識面，猶有人之見者存也，還不如「獨笑」爲幽。庾信小園賦：『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說到花鳥忘機處更深。皇甫百泉云：『賓王蕩子從軍賦，賦中之詩；淵明歸去來辭，辭中之賦。』全唐文紀事卷七
十二引歷代詩話

按駱賦似從庾賦脫化而來；丁蘇之詩，則又摹擬駱賦者。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繫

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丹鉛總錄卷十八詩話類孟浩然詩句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

矣，但王語含渾勝。丹鉛總錄卷二十一詩話類崔塗王維詩

按葵苑扈言卷四云：『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尙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一則客中除夜之絕唱也。（白注云：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絕類司空；崔塗『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絕類戴作，皆可亞

之。）詩數內編卷四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邨。』皆

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帶經堂詩話卷二推較錢池北偶談

郭象莊子注多俊語，如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榮者不謝；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白用其

語爲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丹鉛總錄卷三時序類

陳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人之句，而壯麗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丹鉛總錄卷十九詩話類杜詩奪胎之妙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俚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漁隱叢話後集卷五杜子美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遊，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雪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漁隱叢話前集卷六杜少陵一

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眾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此。野客叢書卷十七語益精明

老杜……後出塞曰：『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媿。』句法得之郭景純遊仙詩：『借問此爲誰？云是鬼谷子。』送十一舅云：『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句法得之淵明雜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示兒編卷九 遞相祖述

西清詩話曰：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眾矣。『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墜，帆遠卻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原詩作撼）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壯，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曾中吞幾雲夢也。

漁隱詩話前集
卷九杜少陵四

老杜『塗窮反遭俗眼白，』本用阮籍事。意謂我輩本宜以白眼視俗人；至小人得志，嫉視君子，乃反遭其眼白，故倒用之。亦如『水清反多魚，』乃倒用『水至清則無魚』也。碧溪詩話卷四

世說新語徐孺子九歲時，嘗月下戲。或云：『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子美詩：『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意祖於此，造句奇拔，觀者不覺用事。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老不欺人也。四漢詩話卷四

子美秋野詩：『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此適合物情，殊有天趣。然本於子建離思賦：『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二家辭同工異，則老杜之苦心可見矣。四漢詩話卷四

詩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君明；』『故人相見尙青眼，新貴卽今多白頭；』『江山萬里盡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尊開；』此坡谷所爲用『青眼』對『白頭』者非一，而工拙各差。老杜亦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詩話總龜卷九評論門五引直

方詩話又漁隱詩話前
集卷四十八山谷中

伊尹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張平子得之於賦曰：『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范曄一飯之德必償，匪眦之怨必報；孔融得之於書曰：『匪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黃魯直學優齋銘曰：『學哉身哉！身哉學哉！』句法使班孟堅典引曰：『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其祖出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杜子美南郊賦曰：『九五之後，人人自以爲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禹。』句法使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其源出崔駰達旨曰：『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及揚雄解嘲：『家家自以爲稷禹，人人自以爲皋陶。』退之進學解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句法使夏侯湛抵疑曰：『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李白上裴長史書：『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揮長劍乎？』句法用鄒陽上吳王書：『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唐睢助曰：『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句法用唐太宗帝範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並貞觀二十二年徐惠妃上疏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示後？』其祖出渾罕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其敝將若之何？』示兒編卷七句法同

韓文世謂其本於經，或謂出於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視，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於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云：『軻真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真少恩哉！』班孟堅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

乎公！』若此者殆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於經，誤矣。予嘗舉此質之雲翕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爲確論。隱居通議卷十八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諾而自保，會膠漆之不如也。及勞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蹶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至『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密齋筆記

昌黎上于襄陽書，其中云：『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此語亦有所本，孫叔敖告楚莊王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貴顯；』士驕君曰：『君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先後如出一轍，然而昌黎之言，尤占地步。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七引沙溪集

左氏曰：『先二子鳴；』（見襄二十一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見德充符）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此。困學紀聞卷六左氏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興猿吟兮，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良辰』。困學紀聞卷二十雜識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書『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

如此。既曰『隕石於宋五』，又曰『退飛鑄於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一作從）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校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們蓋新話卷二文章貴錯綜

按存中爲沈括之字，「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云云，見其所著夢溪筆談卷十四藝文一。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觀國祥羅池碑升「鶴」字於「與」字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平九歌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蕙肴烝」不可以對「奠桂酒」，而特倒其語者，取乎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爲是。學林卷七羅池碑

與楊德祖書略云：『詞賦小道，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樛壯夫不爲。吾雖薄德，位爲藩侯，庶幾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理，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味其文勢，駿壯，退之答崔立之書本此。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按與楊德祖書爲曹植所作，今並附錄韓退之答崔立之書末段於下，云：『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

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攷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跡；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卽楚詞『飲石泉，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賦『揚輕袿，翳修袖』也。昌黎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爾。說郭卷四十六 引瑞桂堂暇錄

韓退之答李師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勸麈尾，勸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書云：『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嗣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乎，悠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于人，日遠日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顏，汝爲陳許帥，曰重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曰道古云云；曰愬云云；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誠齋詩話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名充）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常；君子得福爲常，而小人得福爲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因學紀聞 卷六左氏

『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韓愈送石處士洪序）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有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文章軌範卷一 送石洪處士序

與韓愈論史官書：『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衙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文法從賈生『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兩難化來。卷門讀書 記河東集

按賈誼陳政事疏云：『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黔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

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也。又古詩：「水真綠淨不可睡，魚若空行無所依。」丹鉛總錄卷十八詩

話類魚
若乘空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權篇）：「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困學紀聞卷十七詳文

吳融：「見多鄰犬遙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與「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都避人」之句同。白樂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建：「家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劉商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不如樂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暢。或又謂樂天此聯，不如「春入燒痕青」之句。對牀夜話卷三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下士盡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云：「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詩漢詩話卷九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卒章曰：「

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意同。唐漢詩話卷上

按此則最後「意同」二字原無，以意補。

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白香山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孟貞曜詠蚊詩云：『願爲天下囑，一使夜景清。』三詩爲題各異，而命意則同，蓋皆仁人之言也，故並表而出之。柳南續筆卷四

孟郊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害壤矣。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一評論門引丹陽集

于濬辛苦吟：『壠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窗下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此作有關風化，但失之粗直。李紳憫農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無名氏蠶婦詩云：『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二作氣平意婉，可置前列；但互相祖襲

耳。四漢詩話卷三

于濬塞下曲先得『烏鳶已相賀』之句，出自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此「賀」字尤有味。四漢詩話卷四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禽敵鍾室誅。』倣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效漢書蒯通等傳贊。（原注：唐書秦臣傳贊亦然。）
（四學紀開卷
十七評文）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墮紅雨。』

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漁隱叢話後集
卷十二李長吉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論，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野客叢書卷
七韓李設論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于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

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
 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囚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求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于口，銘之于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野客叢書卷十三書一意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醴雞往來，周東西矣；蠓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爾粟，祖龍藏矣。』……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仿楊作也。』容齋五筆卷七唐賦造語相似

楊敬之華山賦：『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還（通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醴

鷄往來，周東西矣；蠓蠓紛紜，（一作紛紛）秦速亡矣；蜂巢（一作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吳旦生曰：王勉夫謂杜牧阿房宮賦：『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杜楊二文，同一機杼。洪容齋謂敬之賦內數語，杜佑李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實模仿楊作也。江行雜錄云：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長城賦：『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輩行在牧之前，則又祖長城矣。全唐文紀

事卷四十八
引歷代詩話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雉千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蠓蠓紛紛，秦速亡矣；蓋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下蘭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寒著于陰陽，』非出於此乎？野客叢書卷二 十四阿房宮賦

按瑞桂堂暇錄亦述牧之此事，今從略。

古人作文，摹倣痕迹未化，雖韓柳不免。退之……祭十二郎文：『汝病吾不知時，汝死吾不知日。』用字文護與母

書：『我寒不得汝衣，我飢不得汝食』也。……子厚……爲太夫人作祔志：『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抒其哀矣；盡天下之詞，無以傳其酷矣。』連用「矣」字，倣禮記問喪篇：『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王右軍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杜牧阿房宮賦，起句三字用韻，『六王畢，蜀山兀，』倣陸倕長城賦：『千城絕，長城列』也。後連用「也」字，『開粧鏡也，棄脂水也，』用邊孝先博塞賦：『分陰陽也，象日月也。』……邱遲與陳伯之書：『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用臧洪與袁紹書：『見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唐楊妃謠：『生男勿喜女勿悲，今看生女作門楣。』倣漢衛子夫歌云：『生男無喜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云：『嗚呼！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本祖君彥爲李密討楊帝檄云：『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日知錄亦有古文摹倣一篇，與此不同；彼言摹倣體裁局段，此言摹倣句調詞語，二者互相發明。至古人另有擬體：如陸機劉縯各有擬古詩，張載擬四愁詩，謝靈運擬太子鄴中集詩，李白擬恨賦，皆全篇規倣，是又不可不知。

隨園隨筆卷二
十五古文摹倣

按日知錄文人摹擬之病一篇，已略見本編通論；又其中專論體裁局段一節，實卽轉引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故今刪顧氏文而存容齋說，容齋說亦見前通論，並可參閱。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

韓愈則曰：『韶華不滿眼，咎責寒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惻惻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臨漢隱居詩話

按野客叢書卷十七曰：『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語，見西漢敍傳。袁術議稱帝號，嘗引以爲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得奪胎之妙。

丹鉛總錄卷十九
詩話類詩奪胎

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淒感，見乎言表。四漢詩話卷一

『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也。因學紀開卷十八評詩

按鄕詩亦似擬白而作。

唐人閨情詩：『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卽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逾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

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處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丹鉛總錄卷十七 史籍類唐詩主情

按詩國風周南卷耳四章，今錄於此，以便參閱：「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云何吁矣！」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卻回。」權德輿曰：「

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野客叢書卷九 九詩句紀時

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鶴林玉露卷九

按宋劉攽貢父詩話謂此唐僧名惠崇，作嘲詩者乃其弟子。第三句詩作「不是師偷古人句」，餘與此同。

唐詩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爲昔人所未及者：如王右丞「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浪東」，本謝康樂「洪波不可極，安知大壑東」；「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遊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劍

鋒盡，出塞馬蹄穿，』本吳均『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本何遜『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莫以今時寵，而忘昔日恩，』本馮小憐『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颯颯秋雨中，潺潺石溜瀉，』本王融『潺湲石溜瀉，綿蠻山雨聞，』『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本江淹『丹砂信難學，黃金不可成，』『如何此時恨，嗷嗷夜猿鳴，』本沈約『嗷嗷夜猿鳴，溶溶晨霧合，』孟襄陽『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本鮑明遠『木落江渡寒，雁還風送秋，』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本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崔國輔『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階行，』則竟用庾詩『全因履迹少，并欲上階生』也。帶經堂詩話卷十五葉故

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鮑明遠云『昔如韞上鷹，今似檻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縱察魚，今如喪家狗，』……方干云『蟬曳殘聲過別枝，』蘇子美云『山蟬帶響穿疏戶，』韋應物云『野渡無人舟自橫，』寇萊公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劉夢得云『藥性病生語，』于鵠云『病多諳藥性，』唐人云『中流見樹影，兩岸聞鐘聲，』張祐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諸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耶！問見後錄卷十八

王元之（禹偁）表云『風摧新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安世）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其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困學紀聞卷十九評文

按翁元圻注『宋費衮梁谿漫志謂元城此語，與陳了翁進尊堯集序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渺然，未捨填波之願，』皆氣節凜然，如嚴霜烈日。』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永叔用爲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煖荷君恩。』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白云：『不才空飽煖，無力及飢貧。』魯溪詩話卷九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官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藥，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茗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九

王岐公（珪）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敦詩）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放其意。因學紀聞卷十九評文

按翁元圻注：『真文忠雷孝友乞祠不允詔云：『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退，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爲？』又倒用其法。』

王岐公宮祠云：『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雖本王昌齡『玉顏不及寒鴉色』之句，然殊不相犯。退之自負去陳言，然『坐茂樹，濯清泉』即楚辭『飲石泉，蔭松柏』也，『飄飄裾，翳長袖』即洛神賦『揚輕鞋』

翳修袖』也。豈非熟讀忘其相犯耶？後村詩話 後集卷一

嘉祐七年冬，宴近臣於羣玉殿，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羣生香容扈口，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詩話總龜後集卷一 御燕門引復齋漫錄

楊植爲許由廟碣云：『唐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而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范文實本於楊，然就全篇觀之，楊則雜而范暢矣。徐冬敘錄卷之四三詩文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四六話 卷上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千尺，莫令牆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千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詩話總龜卷六評論 門二引古今詩話

按孫少述名侔，宋吳興人，初名虔，字正之。與王安石曾羣遊，屢薦皆不就。晏臨淄，道山清話曰：『臨川人。』按即宋仁宗時相臨川人晏殊，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見歐陽修所撰神道碑銘。

古人詩一樣者頗多：『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與邵堯夫『安得山中千日酒，酪然直到太平時』同。許渾『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與滕倪『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閉客滿頭生』同。使遇皎然，定入儉語儉意詩例矣。此不過一時用意相類，非後人鈔襲者比。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秋窗隨筆

『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宋景文落花詩也，爲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

『李下句尤妙。』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憑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池館無人

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冑薛道衡峻潔可喜也。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西崑體

李君實曰：『晁無咎評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

摩詰詩：『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詞意本此；詞苑叢談卷四晁偶忘之耶！

『遜齋閑覽云：』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歐陽文忠題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

只賣四萬錢，』二人者致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二蘇子美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嘉木

秀而繁英。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

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肴前陳』之語，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容齋三筆卷一韓歐文語

永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是學詩采蘋篇：『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二句。文章精義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困學紀聞卷二十雜識

按容齋五筆卷八云：『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

「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庸妄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

……』按東坡酒經原文約近百字，今從略。

詩有全篇用「也」字者，牆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然卻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云；『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洪潤靜語卷二

歐陽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初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野客叢書卷二十七醉翁亭記

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倚聲齋雜記卷上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仿也。

湧幢小品卷十八字法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瀾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於孔叢子也。丹晉總錄卷十一史籍類歐文出孔叢子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斤，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須臾霧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閔照滅浪。」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君弼課冊亦云：「雲與天際，歛若車蓋，凝矚未瞬，瀾漫靈鷲。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雷鞭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

反三隅矣。捫盞新話卷二文章奪胎換骨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丹鉛總錄卷二 十七瑣語類

宋元獻（庠）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絳）作執政參知事，一日奏事差訛，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獻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尙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作致仕表云：『跼跼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嚶嚶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菴雖傾，尙溯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四六話卷上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進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四六話卷下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詞苑叢談卷一引劉體仁

釋詞

按叔原爲晏幾道字，幾道工樂府，有小山詞。

蒼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與桓祕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遼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權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盡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瞻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鼎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策躊躇，慨然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環環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東坡五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鳴林玉齋卷一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

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道山清話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東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碧溪詩話卷九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決江河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于患難，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容齋三筆卷六韓蘇文章譬喻

東坡喜雨亭記云：『使天而雨珠，則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則饑者不得以爲粟。』即劉陶改鑄大錢議有曰：『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飢無所食，渴無所飲』之意。然不如東坡辭婉意明，所謂出藍更青者也。示兒編卷七祖意而勝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東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碧溪詩話卷七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生。』至今膾炙人口，蓋

用後漢袁做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倚得袁錄
記卷下

赤壁賦謂：『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此蓋用莊子句法。『自其異者眡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眡之，萬物皆一也。』又用棧嚴經意。佛告波斯匿王言：『汝今自傷髮白

而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汝昔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汝而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者非變。變者受生滅，不變者元無生滅。』

浩然齋雅
談卷上

悲清秋賦，（李白作）賦也。『澄湖練明，遙海上月；』與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語意同，謂之倒句。若曰

『遙海上月，澄湖練明；』仰見明月，人影見地；』語意雖順，意味便減。

全唐文紀事卷六
十七引古賦辨體

鄭谷十日菊云：『自然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

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舒王菊詩曰：『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坡則云：『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李翰林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孤鴻沒。』其病如前所論。山谷登遠觀臺詩曰：『瘦藤挂（一本作挂）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暫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立意精確。舒王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東坡南中詩曰：『兒童慣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學者不可不知。

冷齋夜
話卷一

按山谷論詩有奪胎換骨法，已見前通論。

王直方詩話云：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已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然無已初出此一聯，大爲當時諸公所稱賞。詩話總龜後集卷九稱賞門

附錄 近人王逸塘今傳是樓詩話一則

樂天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語本樂天，而味更雋永。近海藏（鄭孝竹）有句云：『老去詩人似殘菊，經霜被酒不能紅。』用舊公案，而機杼一新，且歲寒心事，見於言外，不僅語妙也。

復齋漫錄云：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下句與張相合。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東坡五

今之學詩者，但知以偷語爲戒，而以偷勢偷意爲尙，即可謂高手矣；而不知其尙有進也。紀文達師曰：詩之爲道，非惟語不可偷，即偷勢偷意亦落窠臼。夫悟生於相引，有觸則通；力迫於相持，勢窮則奮。善爲詩者，當先取古人佳處涵泳之，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蕭馬鳴，悠悠旌旌』，王籍化爲『蟬噪林逾靜』；『光風轉蕙汎崇蘭』，王荆公化爲『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也。水部詠梅，有『枝橫卻月觀』句，和靖化

爲『水邊離落忽橫枝』、『疏影橫斜水清淺』東坡化爲『竹外一枝斜更好』皆得其句中味也。『春水滿泗澤』變爲『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峯』變爲『山雜夏雲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峯共夕陽』變爲『夕陽山外山』、『日華川土動』變爲『夕陽明滅亂流中』就一字引中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變爲『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變爲『微雨晴復滴』小窗幽且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衍之而妙也。如有得，乃立古人於前，竭吾力而與之角；如雙鶴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鬪穴，不勝不止。思路斷絕之處，必有精神空涌，忽然遇之者。正不必擲擗玉谿，隨人作計也。退卷隨筆卷二十一學詩

山谷祭溫公文：『匪天奪之，乃公盡瘁』蓋反『天不憖遺』之語。王荆公爲葛宗聖墓志，始終皆用『也』字，全學醉翁亭記；然用之墓文則新。說郛卷十二宋鞏後耳日記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之點鐵成金也。道山清話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雉屬）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

工。容齋隨筆卷一黃魯直詩

按宋趙與時賓退錄卷十引容齋隨筆此條而評之曰：『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兩鳧則聚散』

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灑瀆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蝶躐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野客叢書卷二十
詞句祖古人意

鐵圍山叢談云：「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隋煬帝語也。少遊滿庭芳引用之云：「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古今詞話詞
品卷下用語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茗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

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長短句

有人云：陳無己「閉門十日雨，」卽是退之「長安閉門三日雪。」余以爲作詩容有意思相犯，亦不必爲病；但不

可太甚耳。詩話總龜卷八評論門四引直方詩話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擢

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

按擢郎指鄧通，以擢船爲黃門郎，夢擢郎事詳見漢書佞倖傳，子才名存，宋哲宗時鄱陽人。

半山詩曰：「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幸惡，不愁宮內有西施。」……張文定遊華清宮云：

「當初不是不窮奢，民樂昇平不怨嗟；姚宋未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亦此意也。浩然齋雜談卷中

荆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閒。」韓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

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比古句蓋益工矣。老學菴筆記卷八

韓子蒼題淵明採菊圖詩：「九日東籬采菊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盃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曾文清訪

戴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溪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兩詩意同，同爲佳作。娛書堂詩話卷上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儀

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疑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寶退錄卷五

絕相類。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二樂府門一

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繞天涯；』徐師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其意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元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

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

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

』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東滄洲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

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巖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九本朝

茗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超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歡頭易白，山無

今古色長青。』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三醉吟先生

徐世俊曰：『張仲宗踏莎行：』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引用李端詩：『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

暝不還，』此反用之而勝。古今詞話詞品卷下用語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溼，』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語，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慙

慙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箴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

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比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

句意，以故爲新，奪胎換骨。誠齋詩話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

凡。老學菴筆記卷三

李伯紀（綱）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興訪蓬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

冠平生』之句，殆相伯仲。異乎李文饒盧多遜窮愁無聊之作矣。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

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曰：『

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卻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

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路，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深嘆，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

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賓退錄卷二

太平吟云：『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此可謂善狀太平氣象。勝

於誠齋『太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之句。浩然齋雅談卷中

天樂送眞玉堂詩云：『每於言事際，便作去朝心。』用唐人林寬語也。（林寬送惠補闕云：『長因抗疏日，便作去

朝心。〕寄趙昌父詩云：『憶就江樓別，雪晴江月圓。』用无可語也。〔无可同劉升宿云：『憶就西池宿，月圓松竹

深。』贈孔道士詩云：『生來還姓孔，何不戴儒冠。』用姚合語也。〔姚合贈傅山人云：『悲君還姓傅，獨不夢高宗。

』〕寶冠寺詩云：『流來橋下水，半是洞中雲。』用于武陵語也。〔武陵贈王隱人云：『飛來南浦水，半是華山雲。』

〕瓜廬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亦用姚合語也。〔姚合送宋慎言云：『驛路多連水，州城半在雲。』〕此

類甚多，姑舉一二。蓋讀唐詩既多，下筆自然相似，非蹈襲也。其間又有青出於藍者，識者自能辨之。詩人玉屑卷十九趙天榮

杜小山詩：『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蘇召叟詩：『人家一樣垂楊柳，種在宮牆自不同。』二聯一意。

任斯庵詩：『了無公事鉤簾坐，一樹冬青落細花。』趙紫芝詩：『滿地綠苔看不見，細花如雪落冬青。』意亦相似，不

知孰先孰後？其優劣必有能辨之者！詩人玉屑卷十九杜小山

陸放翁黃州詩云：『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趙與時賓退錄云：『陸詩本晁載之詠昭靈夫人詩：』

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之句。』予曰：『非也，東坡有：』但令有婦如康子，何用生兒似仲謀。』放翁本

此。』山樵暇語卷九

鮑照代出薊門行：『鴈行綠石徑，魚貫度飛梁。』按朱子有游衡嶽詩：『蠟屐得鴈行，籃輿或魚貫。』本明遠意而

句彌工。按鶴堂筆記卷四十五阮亭五七言古詞選

按姚瑩曰：『朱子游覽之辭，故意旨容與，明遠從軍之作，故語氣壯發。』

雍陶送春詩云：『今日已從愁裏去，明年莫更共愁來。』稼軒詞（題作春晚）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雖用前語，而反勝之。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有大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春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

翁之語。絕妙好辭錄鈔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曰：『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亡；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驅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困學紀聞卷八孟子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近觀漫錄謂伍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野客叢書卷十二聯合古人句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湖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誰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湖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瑩雪齋說卷上賦善使事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詞苑叢談卷四

古今人往往有詩句相同者，與之所至，偶拉入前人詩一二句，不足爲病。惟全用一聯一首，略換數字，此則不免剽竊之誚。白香山有『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之句；而蘇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亦似之。又放翁詩：『西風吹散朝來酒，依舊衰顏似葉黃。』元人詩：『貌似葉紅都被酒，頭如雪白也簪花。』此又脫胎變化，另出鐘錘，使人不覺其運用之妙。陔餘叢考卷二十四古今人詩句相同

一代之亡，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目，見於吟咏；日唐以來，賦者多矣。雖機杼不免相同，然誅姦諷於既死，誠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予叔長秋麓翁咏陳後主云：『晉王前殿賀平陳，從此江南雨露均。四百年間重混一，誰知江令是忠臣？』宋之失國，賈似道爲之也。余竊嘗爲之詩云：『三百年餘曆數更，東南萬里看昇平。黃金臺上麒麟閣，混一元勳是賈生。』隱居通議卷十吟咏詩數

賀黃公曰：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憑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鑿於南子。古今詞論

按楊孟載名基，明初吳縣人，詩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世稱四傑。著有眉菴集。

沈石田詩話載薛沂叔新溪小汎詩云：『柳斷橋方出，雲深寺欲浮。』石田稱『浮』字古人不能道。余見僧泐季酒屋舟詩，有『四面水都繞，一身天若浮。』皆出老杜『乾坤日夜浮』之句；石田稱之過矣。逸老堂詩話卷下

按『乾坤日夜浮』爲杜甫詠洞庭湖五律之第四句。

石湖范文穆詩云：『誰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亦夢中。若向夢中尋夢覺，覺來還入大槐宮。』西涯李文正詩云：

『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二公之詩，同一夢也。山樵暇語卷二

曹以寧闢言長語記釣臺詩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惜遺

作者姓氏。余近見丘瓊臺一絕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尙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二詩

屬意相類，故並識之。山樵暇語卷三

張以寧詠白頭翁云：『蜀魄啼時吻血流，斷雲荒樹不勝愁。山禽不管人間事，也向春風白頭。』徐天全詩云：『

世人頭易白，應只爲多愁。何事花間鳥，無愁也白頭。』語簡而工。白樂天白鷺詩云：『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爲愁多白

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乃知天全詩本此。山樵暇語卷三

羣照王尙文詠棉花云：『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也自慙。』馬秋官抑之

詠蠶豆云：『蠶忙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可笑牡丹如斗大，幾曾生子濟人饑。』二詩並可傳也。山樵暇語卷三

秋官馬清癡愈題蠶豆云：『蠶忙時節豆離離，爛煮堪充老肚皮。卻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饑。』宋時王文

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能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於此。或菴漫筆卷七桑蠶等詩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如陸龜蒙云：『一艇輕櫂看晚濤，接

巖拋下漉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下戶部華伯云：『天外閑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溼鬢髻。』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鱸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山樵暇語卷三

按右一則亦見明王兆雲揮麈詩話中，惟無陸龜蒙鄭谷二詩。

每見神廟中榜一聯云：『爲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則昌；爲惡不滅，祖宗必有餘烈，烈盡則滅。』其語實本劉向蓋卽說苑所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厥而活，先人餘烈』是也。柳南隨筆卷二

周宮詹起渭西湖詩云：『天邊明月光難並，人世西湖景不同。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廣寒宮。』較東坡別是一格。連坡詩話

按東坡飲湖上初晴復雨云：『水光潑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三山鄭汝昂工詩，貧甚，一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欄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父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案青瑣集載張球獻詩於呂許公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籬空；內

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兩段秋雨意隨筆因詩得贈

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時詩題爲「淡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鄉（曾國藩）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春在堂隨筆卷一

附錄 近人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一則

平子（狄葆賢之字）爲覺頓書筌，錄舊作一章云：「不相菲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閒。獨立中流喧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曾重伯詩，有「萬朵紅蓮禮白蓮」之語，以爲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似猶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四 摹擬之例之失者

揚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曰：「君子不器。」揚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可發千載一笑。捫盞新話卷一司馬遷淺

揚雄法言，王通中說，模擬論語。（「論語」原作「此書」承上文「論語亦出於羣弟子之所記」云云而言；今因上文別錄於後繁簡篇第二章中，故改之。）未免畫虎類狗之譏。自注法言曰：「如其智，如其智，雖有民，焉得而塗諸？」「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曠。」「魯仲連傷而不劓；蘭相如劓而不傷。」「請條曰：非正不視，

非正不聽，非正不行。『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法言之模擬論語，皆此類也。中說云：『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是故惡夫異端者。』『小不忍，致大災。』『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中說之模擬論語，皆此類也。文則上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耶？津南遺老集詩話

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史通因習

按因習之習，通襲。因襲陳文，亦摹擬之屬。浦起龍曰：『因字該義不同，有在昔爲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如此類是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抔，掬也。此本謂發冢，而云一抔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抔之土未乾，』世皆稱工，而其語意實未安也；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盜一抔』之句，豈不益謬哉！淳南遺老集文辨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

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刪之云：『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長道鄉公生。』是矣。諺南遺老集 諸史辨惑

王籍：『鳥鳴山更幽，』雖遜古質，亦是雋語。第合上句『蟬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鳥鳴山更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緣復取其本意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概如此。藝苑卮言卷三

李太白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王介甫襲之云：『綠成白髮三千丈，』大繆，髮豈可綠？盧仝云：『草石自情親。』黃山谷沿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讀之令人絕倒。韻語陽秋以爲得換骨法，我不信也。歷代詩話考索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長安丞裴稅詩云：『臨流意已悽，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蓋效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遺落世紛，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真親，故因見南山而真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悽而采菊，因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與陶所得異矣。詩話總龜

後集卷二十五效法門引葛常之詩話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諺南遺老集詩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詬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特進，制

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容齋三筆卷六 用人文字之失

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改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亦倣之，用「此乃」非也。藏一話賦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樂天固望瞿塘，故卽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淳南遺老集詩話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曰：『市朝冰炭裏，滿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迹。淳南遺老集詩話

四十年前，余讀鍾伯敬慰人落第云：『似子何須論富貴，旁人未免重科名。』以爲佳絕。不料甲寅七月，偶翻唐詩，姚合送江陵從事云：『才子何須藉富貴，男兒終竟要科名。』鍾先生如此偷詩，傷事主矣。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

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文史通義
古文十弊

第六編 繁簡之例

一 通論繁簡之例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論衡自記

附錄

孔叢子居衛一節

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文選陸士衡文賦

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迥弱也。繁華暉暉，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決，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抱朴子外篇辭義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重以包輕，此簡言以達旨也；邪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縛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文心雕龍徵聖

按舊評云：繁簡皆本乎經，後來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擊，殆皆未尋其源。

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焯燿枝派者也。文心雕龍體性

房玄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中說事君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辨者久矣。及于令昇（寶）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著馬班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非。……余以爲……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鄆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

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作，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概以成書，學者必將誦其疏遺，尤甚率略者矣。史通煩省

按浦起龍云：『篇意都從荀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又云：「此篇用意

與敘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減之法。』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通敘事

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

害者焉。史通書事

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文之病繁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灌溉。」』困學紀聞卷十七評文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試筆六經簡要說

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居士外集卷十九與杜沂論祁公墓誌書

新唐書雖事增於前，辭省於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史一唱而三歎，有餘音者也。玉堂嘉話卷二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爲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

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爲遷固優

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實退錄卷十正謂是也。

按新唐書進表，由曾公亮領銜，與纂修者有歐陽修、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諸人。表文載歐陽文忠集表奏書啓四六集卷二，當係文忠所作。

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敍晉獻公驪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文章精義

按此文大旨貴簡。左傳檀弓敍晉獻公等事，略見本編第三章文則下。國語敍晉獻公等事，見原書晉語中。學誠丙辰筭記云：『李耆卿文章精義論文極佳；但亦有不盡然者，爲摘辨之。』李云：（略）按申生一事，誠如所言。然必從繁簡立論，則儘有繁或勝簡之處，不可一例拘也。且左傳包涵富有，如武庫甲兵，利鈍雜陳，勢自有所不免。檀弓短書小記，易爲精潔，滌澗清泉，不可與洪河比涓淨也。』言極允當，可以互參。

晉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五十萬言；固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大謬，劉子元既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事疎略而剩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是爲優劣哉？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於蕪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於疎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

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實錄不愜眾論；或勸東坡重修三國志，而坡自謂非當行家，不敢當也。以祁鞫奇偏之識，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津南遺老集新唐書辨惑

湘山野錄云：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各爲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千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爲貴哉！蓋簡而不已，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也已。津南遺老集文辨

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名恕）一書云：『志文……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字，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容齋四筆卷二誌文不可究

先生（原注：東萊先生）嘗爲諸生節唐書云：『字欲少而事欲多，乃節史之繩墨。』說郛卷十二宋繁豐後耳目記

史惡繁而尚簡，素矣。曷謂繁叢脞冗闕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曷謂簡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故文之繁簡，可以定史之優劣，而尚有不必然也。較卷軸之輕重，計年代之近遠，紕乎繆哉！

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孟堅可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敘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槩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不知贍而不穢之說者也。然後漢非真能文者，真能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真能簡者，真能簡者，檀弓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孰是以論繁簡，庶幾乎！

合作則簡者約而該，繁者贍而整；不合作則繁者猥而冗，簡者澀而枯。檀弓、左傳，繁與簡俱得者也；故左傳高而檀弓獨勝也。舊唐、新書，繁與簡俱失者也；故新書僻而舊唐弗如也。以上史書估畢一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按畫堂詩話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原注：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胡纘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分注於七之下曰：『姓劉氏。』

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以上日知錄卷十九文章繁簡）

秦廷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

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日知錄卷十
九又不貴多

文章煩簡，非因字句多寡，篇幅長短；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謂之煩；切到精詳，連篇亦謂之簡。魏伯子文集卷
四與子弟論文

鍊句須簡而明，如邨風「涇以渭濁」四字，精簡極矣，卻不費解；左傳多簡勁語，而費解已甚者，不學可也。魏伯子文
集卷四與

子弟
論文

陸清河告平原曰：「文欲多，體適不清。」又曰：「張公父子，惟以清省見長。」在六朝時人，猶識此義。故僕嘗語人：

汪鈍翁得古人之簡，用能俯視一切。魏叔子文集卷六
又與汪戶部書

文之真能簡者，有次句鍊字，以短節勝者；而蒸蒸汨汨如霞起潮生，層出不窮，亦不害爲簡。蓋能刪餘意支言，人人

所能道，及不必言而意自見者，則雖篇長而無漫語，語多而無冗句，句長而無衍字也。口錄卷
二雜說

毛稚黃曰：詳略者，題入手，裁之以識；洞見鉅細，鉅詳細略，尤細者去之，無煩涉筆；又或略甚鉅，詳甚細，瑣瑣而不厭，

恆情熟徑，我其舍之，斯神化之境矣。

唐彪曰：文恐太繁，宜用省筆以行之。有省文省句之不同；如「其他叻此」，「餘可類推」之類，乃省文法也；「舜

亦以命禹」，「河東凶亦然」之類，省句法也。作文知省文省句兩法，則文不至繁冗矣。以上讀書作文譜
卷七文章諸法

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礪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

寸之不遺也。方望溪文集卷六與程若韓書

辭尚體要，……所尚者簡明，而雜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於奧蹟之中，曲得其次序，而

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自便之術耳。方望溪文集卷六與統一志館諸翰林書

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真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蓄不盡則簡；故簡

爲文章盡境。論文偶記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高下，然

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善敘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學問，有繫於

政務者，一一必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

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二十二史劄記卷二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

有繁而工者，亦非通論也。潛研堂文集卷十三與友人書

今考據家作文字，率喜繁徵博引，以長篇炫人，然氣不足以舉之，每令閱者不終篇而倦。其意自謂源於史漢；然史

公文字精采，雖長不厭，漢書則冗沓處實多，馬班之高下即在於此。史記中長短亦不一律，如項羽本紀長八千八百

餘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餘字，而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僅六十三字，何嘗必以長爲貴乎？朱子嘗

言，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多照管不到；甯可說不盡。韓歐文皆不欲說盡。東坡雖是一往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度。今人不理會他裏面法度，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故無結構。退菴隨筆卷十九學文

左史之風神跌宕，開闔抑揚，入神入妙，全在一二虛字中。卽如項羽本紀，一篇之中，用乃字七十一，用於是字二十，用當是時字五，又有多少遂字、因字、以故字、是時字，錯雜其間。史公非不知辭尚簡要也，筋節所關，有不嫌其繁複者。

項羽本紀是史公極得意文字，班掾採入漢書，節去二千六百八十三字。史公多處，有多處之妙；漢書少處，有少處之妙。多者逸，少者適。凡讀古書，皆須兩本對看，如史記採用國語、左傳、國策，漢書採用史記，其增減易置處，非漫然下筆。卽此可以增長見識。以上擬學卷五讀文筆得

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大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旃者也。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二復陳右銘太守

附錄 近人唐文治論文之繁簡（高等國文讀本卷一）

爲文繁簡之異，卽能者與劣者所由判也。如敘一事，劣者敘數千字而始明者，能者可以數百字括之；劣者敘數百字而始明者，能者可以數十字括之。卽說理亦然。故後世文之複雜無翦裁者，若以司馬遷、班固、韓文公爲之，雖數萬言，可刪作一二千言。而左氏之文，其簡潔者，尤妙絕千古。

或曰：然則文必以簡爲貴乎？曰：是不然。昔仲弓有言：『居敬行簡，可以臨民。』故善爲治者，必以疏節闢目爲主；善爲文者，亦必以疏節闢目爲主，是理有固然矣。然善爲治者，能執簡御繁而不畏繁；善爲文者，亦能執簡御繁而更善用繁。卽如左氏、司馬遷、班固之書，何嘗無繁文，特繁而使人不厭耳。且層巒複疊，伏波滌洞，有愈繁而愈俾人喜者；故繁又譬如春之華，簡又譬如秋之實，各有佳處。要而言之，善爲文者，能繁而益使人喜；不善爲文者，雖簡而亦使人厭，其中階級之分，殆不可以尋丈計矣。

或曰：然則繁簡有序乎？曰：有之。文必由繁而進簡，未有先簡而後繁者也。諸生試細推之：凡才氣之盛者，其文必繁；理想之富者，其文必繁；紀事之委蛇而曲折者，其文必繁；故諸生今日正求繁之時也。求繁而吾以兩法並示之，毋乃躐等而陵節乎？曰：是又不然。凡文才氣之盛者，節目必求其晰；理想之富者，詞句必求其工；紀事之委蛇而曲折者，敘述必求其有序而有條理；晰也，工也，有序而有條理也，皆非簡不可。故鄙人以兩法示諸生者，欲諸生之由繁以進簡，非欲先簡而後繁；若入手先求其簡，則必至於局小、詞澀、氣窒、理障，而文且不可通。

蘇秦說秦惠王，其文散漫特甚，此所謂繁而使人厭者也。厥後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簡鍊以爲揣摩。曰：簡鍊，知簡非鍊不可。鍊，非特鍊詞之謂，凡鍊氣、鍊局、鍊意，皆有其簡之法。如氣之散者，一簡鍊則適；局之緩者，一簡鍊則整；意之晦者，一簡鍊則明。諸生多讀古書，作文時自然心知其意也。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困學紀聞卷三詩

按此以下數則，皆以世代之遠近文質論文辭之繁簡，與前各則不同類，故并置於後。

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目錄卷二雜說

古人作書，漆文竹簡，或著縑帛，或以刀削，繁重不勝，是以文辭簡嚴，章無贅句，句無贅字。良由文字艱難，故不得已而作書，取足達意而止；非第不屑爲冗長，且亦無暇爲冗長也。自後世紙筆作書，其便易十倍於竹帛刀漆，而文之繁冗蕪蔓，亦隨其入所欲爲。雖世風文質，固有轉移；而人情於所輕便，則易於恣放，遇其繁重，則自出謹嚴，亦其常也。乙卯

記割

附錄 近人劉師培論文雜記一則

西漢之書，言辭簡直，故句法貴短，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鎔銖。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卽研鍊之詞，亦以四字成一語。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由簡趨繁，昭然不爽。

二 繁簡之例之互有得失者

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爲貴也。文有以簡爲貴者；若舜典『至於南岳如岱禮』『西岳如初』『孟獻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爲貴也。但繁

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爲善也。脩辭 鑑衡

論語雖亦出於羣弟子之所記，疑若已經聖人之手，今略考焉。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質之左氏，則此文簡而整。左氏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質之左氏，則此文緩而周。左氏傳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南容三復白圭，司馬遷則曰：『三復白圭之玷，』辭雖備而意竭矣；『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司馬遷則曰：『在邦及家必達，』辭雖約而其意疎矣。文則

按就第一例與第三例言，則文之簡者得；就第二例與第四例言，則文之簡者失。是知得失固別有在，不論繁簡也。章學誠丙辰劄記云：『陳騷文則，其論文皆推本經傳，篇章字句，甚有發明。學者不必泥其成說，但師仿其意，而徧觀乎九經三史，以己意推而例之，自能神明變化，得其精要。』近人陳曾則古文比凡例之一曰：『宋陳騷著文則一書，取公、穀、左氏、禮記、論語同敍一事者，比論文詞之工拙，最足以啓發心智。』右錄一則，卽其一例。又按古文比書凡四卷，分淵源、比較、對偶三類。淵源類窮摹擬之得失，比較類識繁簡之優劣。其纂錄大旨，略本文則，亦可與本書合觀互證；惟舉例多屬長篇耳。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於此見古人仁孝之理。前一章疊四「沐浴佩玉」，而文不煩；後一章省二「餓者」「黔敖」字，而文愈簡；又見古人敘事之法。隨隱漫錄卷五

按「後一章省二「餓者」「黔敖」」者，言「揚其目」及「終不食而死」上本皆可加「餓者」「而謝」上亦本可加「黔敖」也。

檀弓之「南宮滔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字，約不失一辭。童蒙調

附錄 清章學誠丙辰筭記一則

檀弓「南宮滔之妻之姑之喪，」評者謂疊用三「之」字，句法之妙；又石駘仲卒章，疊用四「沐浴佩玉」句，評者又謂文之妙于繁者。檀弓之文誠古，然佳處卻不在此。如云「南宮滔妻有姑之喪，」句自簡明無弊，何爲必疊用「之」字見長？石駘仲章，但云「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從之；石祁子否，曰：「烏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省去二重疊字，未嘗不妙。夫經傳成文，流傳已久，豈可妄議增損字句，但必

謂古人文辭佳處在此，則傳會之見矣。

『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以約過而吞吐始悲；『使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以詳數而形容生色。

文章
薪火

秦穆公襲鄭，晉納邲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

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

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

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僖二十二年)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哭

之曰：『爾卽死，必於殺之巖巖，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僖三十三年)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家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

必於殺之巖巖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

『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僖三十三年)其書邲事，左氏曰：『邲文公元妃齊姜生定

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邲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邲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

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文十四年)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於邲，力沛然若

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纒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纒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纒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文十四年）
穀梁曰：「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復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纒且，齊出也。纒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文十四年）予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記事者，當以是觀之。容齋隨筆卷三三傳紀事

按容齋所引三傳之文，與今本稍有不同。

文章有宜簡者。孟子「河東凶亦然」是也。有不宜簡者，「今王鼓樂於此」，「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也。鼓樂者，憂喜不同情；說秦楚者，義利不同效。情相比而苦樂著，效相較而利害明。兩軍相遇，將卒各鬪也。移民移粟，述事而已，事止語畢，複則無味也。又有宜簡而不得不詳者，如舜典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典例所存，四時四方，不可偏廢也。禮制皆同，不煩重敘，而約之曰：「如岱禮」；變之曰：「如初」；又變之曰：「如西禮」；委宛屈軼，斐然成章也。文有自然之情，有當然之理，情著爲狀，理著爲法，是斷然而不容穿鑿者也。魏伯子文集卷四與子弟論文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駘仲卒，（此下檀弓原文有「無適子」三字）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

矣。『慵夫曰：邁論固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惟求真是而已，須存古意何爲哉？淳南遺老集文辨

按洪說見容齋隨筆卷八，趙與時賓退錄卷十亦引其語，而評之曰：『此論得之。』

洪邁云：『文之繁省各有當。』史記衛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減史記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予謂此本不足論，若欲較之，則封戶之實當從史記，而校尉之稱，漢書爲勝也。淳南遺老集文辨

按洪說見其所撰容齋隨筆卷一，其前尚有數語云：『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又『文中減史記二十三字，』原文作『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

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夢溪筆談卷十四藝文一

按陳善捫蝨新話云：『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

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卷一文字意同語有工拙）陳說甚是。以張與穆較，是簡勝；以張與沈較，是繁勝；可見文無繁簡，適宜爲善。又陳此下續云：「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眾圍團坐，弩目看世尊。』羅什卽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其意蓋謂簡勝；然陳前云沈優於張，則是繁勝。因知繁簡本無常勝也。

文章敘事爲難，敘事須文簡意足，語快而事詳，所以難也。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下。」丙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議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穆修張景暨存中語也。或又以爲歐陽公事，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通衢，逸馬蹶而殺之。」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爲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

餘冬敘錄卷之問三詩文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澠水燕談則曰：「面銅具。」聞見錄又曰：「帶銅鑄人面。」予謂邵氏語頗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爲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真。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澠南遺老集文辨

三 繁簡之例之簡得繁失者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爲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爲不侔矣。容齋續筆卷十經傳煩簡

事以簡爲上，言以簡爲常。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春秋書曰：『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語意煩簡殊迥，不如是，何以別經傳之文？文則上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於宋五』，公羊雖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答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劉向載泄冶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

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洪淵靜語卷一

按墨子公孟篇云：「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共用三十六字而意始盡。其在論語子路篇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顏淵篇云：「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前者僅用十五字，後者僅用八字，而其意亦盡，且語意益覺顯明而有力，此又經傳文簡勝於諸子之例也。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豔，敢奮飛於前乎？略舉一事（按陳氏原舉二事，今刪其一，故改二爲一。）可見世子申生爲驪姬所譖，或令辯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太子曰：「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考此，則檀弓爲優。（穀梁傳載其事曰：「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若此文非惟不及檀弓，亦不及左氏矣。）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其類是哉！文則下

按呂氏童蒙訓曰：「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陳會則古文比

曰：『檀弓用一安字，已括得左傳數語；傷公之心，其言尤悲。』又曰：『左氏太子申生之言，委曲忠厚，則穀梁已老已昏之辭，似粗鄙矣。且辭太繁則覺累。』

又按說苑卷四立節篇有一節述申生事，與檀弓所記之文筆相上下，而論文者多遺之，今錄於此，以資比較。其文云：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飾。彼譖人兮，亦已太甚。』』

嘗論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尚於左傳，然如『宋公斬之』（句見莊公十一年，杜預注：『戲而相愧曰斬。』按「之」指宋大夫萬，初萬與魯戰，爲所獲，後歸宋，故宋公戲而愧之云。）等句，須解註者，不足爲簡也。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秦伯猶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格法既高，只一「猶」字，讀過便見五種義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秦伯之知人，不再敗而見棄；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歎服，皆一一如見，不待註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真簡；真化工之筆矣。目錄卷二雜說

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

（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僖十六年）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史通敘事

按浦起龍曰：『高赤檀弓，複調取致，原非史部家言；劉公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詁之。』又此條略見前刪節之例篇，可參閱。

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春秋傳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方望溪文集卷六答喬介夫書

按文章繁簡，各有所適。此云左傳以簡勝，正非漫然爲簡也。今將國語左傳所載齊姜語原文並錄於左，以資比較。

國語晉語曰：『姜氏……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敢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

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閔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左傳倍公二十三年云：『姜氏……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老，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

長勺之戰，魯語曹翽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鄆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爲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陔餘叢考卷二國語非左丘明所撰

按觀以上二則，可悟化煩爲簡之法。

附錄 近人陳曾則古文比卷三比較類六一則

國語靡笄之役云：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

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變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變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左傳靡笄之役云：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左氏先作國語，後作左傳，比而觀之，可知其刪改之迹。如此二段，左傳刪改一二字，便包括數語之意；且用筆變換而不相襲。左傳國語同敍一事者頗多，不能盡錄。合讀二書，可悟敍事之法。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德盛民戴皆見）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憂國忘家皆見）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紂虐民憤皆見）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凶德公心皆見）此皆文如關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既而邱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政善可知）『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安集可知）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勇悶可知）『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感悅可知）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觀

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泊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趙何，如失左右手』（倚任可知）『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敗形可知）『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專業可知）『翟公之門，可張雀羅』（涼態可知）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勻，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原注：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敝屬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原注：王邵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輿魏之書懷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非不幸也。史通敘事

按浦起龍曰：『簡者，詞約事豐；晦者，神餘象表。詞約者，猶有詞在；神餘者，惟以神行，幾幾無言可說矣。』

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女取長者乎？少者乎？』』詭者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後漢書馮衍傳記：『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記，比戰國策語簡而意足，大抵班范善刪裁前人之文，得體要法。猗覺寮雜記卷上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後仍謂爲『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

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文辭，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史通點煩

按淳南遺老集史記辨惑嘗引史通此文，而稱其論甚當，且曰：「然此乃遷全體之病也。凡稱某王，類加國號；分舉人名，每連姓氏。冗複蕪穢，最是不滿人意處。斑斑而下，乃始淨盡焉。」

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矣。新撰

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爲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語益工。云：「千崖秋氣高。」後山詩話

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三醉吟先生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一僧在座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爲優。」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八詠物門又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二石曼卿

苕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麕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一玉川子

道古堂集（杭世駿撰，世駿號堇浦）……序事之文，過於繁冗，全無提挈翦裁。要知良史之才，不是醃醬油鹽照

帳膽錄也。集中如梁少師齊侍郎兩墓志，此是何等題目，乃鋪述一鹿肉一蘋果，如市賈列單，令人齒冷。豈不知君恩所系，有賜必書；然果屬卑官寒士，則尙方之一縷一蹄，自當詳載，而三品以上大臣，則宜取其大者遠者而書之；瑣碎事端，概從刪節。此文章一定之體也。不然，如韓歐集中所作諸名臣碑版，豈當時天子不賞賜一物者乎？何以絕不記載乎？近日考據家爲古文，往往不曉此義，十人九病。董浦謝山（全祖望）皆所不免。小倉山房尺牘卷四答姚小坡尙書

四 繁簡之例之繁得簡失者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予嘗怪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常病其事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速貧之愈。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間，可以互相發明者多矣。是故聞見貴乎博也。淳南遺老集五經辨惑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

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鄒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疇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日知錄卷十 九文章繁簡

按楊氏曰：『大凡意見最害事，子京立意尙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書體例自佳。』

留侯世家：『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鈍吟（馮班別號，班清初常熟人，著有鈍吟雜錄）曰：『使歐陽公敘此，直云：「遇一老父，授以太公兵法」二句，便完矣。安能如此媿媿？」義門讀書記史記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爲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于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備矣。且止於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淳南遺老集 史記辨惑

班固漢書，刪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淳南遺老集諸史辨惑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爲媿。漢

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淳南遺老集諸史辨惑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漢

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視史

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

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野客叢書卷五後世務名文

按此則與前洪邁論衛青傳「校尉李朔」云云之命意略同；然不可泥，須參以淳南遺老評文之旨。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譴責鉤

弋夫人，送掖庭獄；夫人死雲陽宮。後帝閉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諸

爲武帝生子者，無論男女，母無不譴死。」漢書鉤弋傳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智，上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顯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全略

每去武帝問左右一節，只言恐女主顧恣數言而已，殊失其本意，不若史記所載爲實錄，可以見武帝識見遠到處。故司馬溫公作通鑑，全用史記語。雲谷雜記卷一

班固序上官桀持蓋事，故意分風雨爲二，錯落之以爲古。范史書陰興持蓋，則云「障翳風雨」，詞非不達也，而已不古矣。昌黎志房君云：「聲名益彰，徹大行。」故意重累之以爲古。歐公志江鄰幾則云：「內行修飭，」辭非不簡也，而反不古矣。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 五與孫甫之秀才書

左氏書晉敗于郟，軍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獻帝紀云：「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揅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劉子玄稱邱明之體，文雖缺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斷指，而讀者自見其事。予謂此亦太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爲是也。淳南遺老集文辨

溫公自節通鑑，以爲更加精擇，削其繁蕪，斯固可矣。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林宗傳云：「茅容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略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雞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其疎已甚，不盡事情矣。淳南遺老集諸史辨惑

南史有過求簡淨之失者。王鎮惡傳：武帝謀討劉毅，鎮惡以百舸前趨，揚聲劉兗州上。毅以爲信然，不知見襲云云。所謂劉兗州者何人耶？是時毅有疾，求遣其從弟兗州刺史劉藩爲副，故武帝僞許之，而鎮惡假其號以襲之也。宋書

所載明甚；南史不先敘明，遂覺兗州句突無來歷。二十二史劄記卷十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周齊諸書……下筆不苟，其有瑣言碎事，稍近於褻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此也。然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閣，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昂死，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與之；及周亡，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真乃索然無味。陔餘叢考卷八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眾共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推洛爲盟主，統岳之眾，周文至，以洛爲右都督。』洛既爲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以洛爲都督耶？于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鐵勒會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諭羣盜也。北史刪『羣盜蜂起』句，但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諭野穀祿矣。既破矣，何必再諭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陔餘叢考卷九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隋書最爲簡鍊……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惟……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雲，高阿那肱聞之，以爲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

非詔旨爲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但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鑑之有生氣。陔餘叢考卷七隋書

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鑑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

矣。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劉元城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哉？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有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元城語錄

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遷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新唐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而反以爲工，何哉？」可謂切中其病。淳南遺老集新唐書辨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簡明；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爲不侔矣。如太宗

長孫后傳：『安業（原注：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原注：舊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日知錄卷二 十六新唐書

史家敘事，類以減少字句爲潔，所以有『文損於前，事增於舊』之說。惟太史公往往於愈繁複處，愈見其潔，所以獨絕千古。其故何也？敘事不詳曲，當時情景，不能宛在目前；且無一二虛字貫於其中，文義雖明，味止於此，全無開闔抑揚，風神跌宕之致矣。此法不自史公創之，左傳、檀弓，類皆如此；而公穀二氏，用之最精。左傳敘申生偏衣金玦，歷述五臣之論；檀弓敘石祁子事，四用「沐浴佩玉」句；公羊傳敘齊侯唁公子野井，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此四句，一篇之中，凡三見焉。皆於愈繁複處見其妙。劉子元謂穀梁傳齊使禿者御禿者四句，當云「各以類逆」，夫齊國之禍，起於閭中一笑。穀梁子故爲繁複其辭，使千百載後，讀是書者，猶當發笑，所以立興戎之案也。其佳正在此處，若改爲各以類逆，便索然寡味。以此論文，其猶有蓬之心也！夫擬學卷五 讀文筆得

木蘭詞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古朴素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四漢詩 話卷三

附錄 採用書目及撰述人名氏

周易

儀禮

禮記

左傳 又晉杜預注清阮元校勘記

公羊傳

論語 又清阮元校勘記

韓詩外傳 漢韓嬰

以上經傳類

史記 漢司馬遷

後漢書 南北朝宋范曄又唐李賢注

三國志 晉陳壽又南北朝宋裴松之注

晉書 唐房玄齡等

北齊書 唐李百藥

南史 唐李延壽

新唐書 糾謬宋吳縝

五代史 纂誤同上

二十二史劄記 清趙翼

宋元學案 清黃宗羲全祖望等

國朝先正事略 清李元度

史通 唐劉知幾又清浦起龍通釋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

以上史籍類

孔叢子 秦孔鮒

說苑 漢劉向

法言漢揚雄

論衡漢王充

抱朴子晉葛洪

顏氏家訓隋顏之推

中說隋王通

諸子平議清俞樾

以上諸子類

梁簡文帝集南北朝梁蕭繹

韓昌黎集唐韓愈

柳河東集唐柳宗元

白氏長慶集唐白居易

李文公集唐李翱

樊川集唐杜牧

居士集又居士外集宋歐陽修

周濂溪集宋周敦頤

元豐類稿宋曾鞏

王臨川集宋王安石

蘇東坡集宋蘇軾

黃山谷集宋黃庭堅

文山全集宋文天祥

滄南遺老集金王若虛

王陽明全書明王守仁

白蘇齋類稿明袁宗道

瓶花齋集又錦帆集明袁宏道

亭林文集清顧炎武

壯悔堂集清侯方域

魏伯子文集清魏際瑞

魏叔子文集清魏禧

堯峯文鈔清汪琬

方望溪文集清方苞

板橋全集清鄭燮

小倉山房文集又詩集又尺牘清袁枚

潛研堂文集清錢大昕

惜抱軒集又尺牘清姚鼐

述學清汪中

望經室集清阮元

曾文正公書札又家訓清曾國藩

濂亭文集清張裕釗

以上別集類

文選南北朝梁蕭統

文章軌範宋謝枋得

古文約選清方苞

古文辭類纂清姚鼐

絕妙好詞續鈔宋周密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清周堯工

以上總集類

文心雕龍南北朝梁劉勰

六一詩話宋歐陽修

續詩話宋司馬光

後山詩話宋陳師道

臨漢隱居詩話宋魏泰

彥周詩話宋許顥

石林詩話宋葉夢得

四六話宋王銍

珊瑚鉤詩話宋張表臣

藏海詩話宋吳可

庚溪詩話宋陳巖官

碧溪詩話宋黃徹

唐詩紀事宋計有功

竹坡詩話宋周紫芝

誠齋詩話宋楊萬里

詩話總龜前集又後集宋阮一闕(四庫全書作阮閱)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又後集宋胡仔(書中因鈔寫時省茗溪二字未及校補附識於此)

文則宋陳騏

娛書堂詩話宋趙與鼎

詩人玉屑宋魏慶之

後村詩話前集又後集又續集宋劉克莊

浩然齋雅談宋周密

文章精義宋李耆卿

對牀夜語宋范晞文

詞源宋張炎

修辭鑑衡元王楙

懷麓堂詩話明李東陽

逸老堂詩話明俞弁

夷白齋詩話明顧元慶

四溟詩話明謝榛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

詩數內編明胡應麟

文章薪火清方以智

金石要例清黃宗羲

詞苑叢談清徐鉉

秋星閣詩話清李沂

而菴詩話清徐增

蠖齋詩話清施閏章

寒廳詩話清顧嗣立

一瓢詩話清薛雪

靜志居詩話清朱彝尊

帶經堂詩話清王士禛

原詩清葉燮

野鴻詩的清黃子雲

蓮坡詩話清查爲仁

古今詞論清王又華

古今詞話清沈雄

論文偶記清劉大樞

隨園詩話又補遺清袁枚

續詩品同上

柳亭詩話清宋長白

北江詩話清洪亮吉

全唐文紀事清陳鴻墀

文槩清劉熙載

歷代詩話考索清何文煥

論文集要清薛福成

以上詩文詞評話類

世說新語南北朝宋劉義慶

安祿山事蹟唐姚汝能

鑑戒錄五代蜀何光遠

洛陽搢紳舊聞錄宋張齊賢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

歸田錄宋歐陽修

集古錄跋尾同上

試筆同上

宋景文筆記宋宋祁

珩璜新論宋孔平仲

東坡志林宋蘇軾

明道雜志宋張耒

夢溪筆談又補筆談又續筆談宋沈括

晁氏客語宋晁說之

唐子西文錄宋強行父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

元城語錄宋馬永卿

師友雜志宋呂本中

童蒙訓同上

鐵圍山叢談宋蔡條

楓窗小牘宋袁褱

容齋隨筆又續筆又三筆又四筆又五筆宋洪邁

老學菴筆記宋陸游

淳熙玉堂雜紀宋周必大

益公題跋同上

聞見後錄宋邵博

捫蝨新話宋陳善

學齋佔畢宋史繩祖

示兒編宋孫奕

曲洧舊聞宋朱弁

高齋漫錄宋曾體

卻掃編宋徐度

獨醒雜志宋曾敏行

葆光錄宋陳京

南窗紀錄宋佚名

春渚紀聞宋何遜

猗覺寮雜記宋朱翌

雞肋編宋莊季裕

野客叢書宋王楙

螢雪叢說宋俞成

隨隱漫錄宋陳世崇

學林宋王觀國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

雲谷雜記宋張淏

藏一話腴宋陳郁

梁谿漫志宋袁孝

默記宋王銍

芥隱筆記宋龔頤正

密齋筆記宋謝采伯

道山清話宋佚名

賓退錄宋趙與時

步里客談宋陳長方

朱子語類宋黎靖德

黃氏日抄宋黃震

困學紀聞宋王應麟又清翁元圻注

後村題跋宋劉克莊

齋東野語宋周密

玉堂嘉話元王惲

隱居通議元劉壘

日損齋筆記元黃潛

庶齋老學叢談元盛如梓

湛淵靜語元白珽

說郭明陶宗儀

震澤長語明王鏊

山樵暇語明俞弁

戲瑕明錢希言

餘冬敍錄明何孟春

丹鉛總錄明楊慎

筆乘又續集明焦竑

史書估畢明胡應麟

千百年眼明張燧

戒菴漫筆明李詒

湧幢小品明朱國禎

日知錄清顧炎武

日錄清魏禧

鈍吟雜錄清馮班

香祖筆記清王士禛

讀書作文譜清唐彪

堅瓠集清褚人穫

廣陽雜志清劉獻廷

淥水亭雜識清納蘭性德

義門讀書記清何焯

宋稗類鈔清潘永固

援鶉堂筆記清姚範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清鍾鏞

秋窗隨筆清馬位

隨園隨筆清袁枚

咳餘叢考清趙翼

乙卯笏記又丙辰笏記清章學誠

讀書雜誌清王念孫

曉讀書齋初錄清洪亮吉

柳南隨筆又續筆清王應奎

退菴隨筆清梁章鉅

歸田瑣記同上

過庭錄清宋翔鳳

癡學清黃本驥

兩般秋雨盦隨筆清梁紹壬

重論文齋筆錄清王端履

春在堂隨筆清俞樾

俞樓雜纂同上

郎潛紀聞清陳康祺

讀書法彙清杜貴墀

以上雜著隨筆類